四書代言

貞

四書代言孟子四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岷　玄液父　校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總是論爲治者。在實行。先王。之。仁政。故從仁心仁聞說到惟仁者宜在高位而爲臣者不可泄泄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凡四見。是通章提綴語。總是責成君臣之詞。不必分截

當時諸侯不遵井田學校等法。故此處仁政只事法。乃槩指古聖人所立以平治天下者。堯舜亦不能外也。但堯舜仁政。法多創始。非盡因襲前代。人見堯舜之治天下。以爲道大何如。卻是必少仁政不得。是仁政乃道中作用也舉堯舜者。極言治天下不可無仁政非謂堯舜即先王也。

孟子卷之四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朱熹集

孟子曰離婁之明（凡翻下云）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六律截竹為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說破）今有仁心仁聞而

既竭目力節。乃仁政之寔。其心思竭處。正
是先王不忍人處。而政之繼處。即不忍之
仁。澤今傳後處。行之則仁覆天下。不行則
播惡于衆。淂失理乱之机昭如也。令之仁
心仁聞。不過一時感觸聲聞。不行仁政。則
仁心無所寄以推廣。雖善而亦徒矣。徒法
句只陪說。孟見徒善不足為政也。
雖有仁心。而師心自用。喜于紛更。不法先
王。縱說乎行仁。亦行不去。故惓惓以由舊
章。因先王為說。如周官法度。當時之所當
遵者也。或曰隨時制宜。亦是法先王否。曰
此正法。先王也。方員之巧。萬不同。未有不
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辨。代不同。未有不
以律呂生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通。
未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子所云潤澤。正
殺人法先王非只事事摹倣先王也。

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
道也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故
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其心無
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
法乎價者皆不可闕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
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
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

聖人立法之意。原為仁心不足以覆天下。及後世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思。而使天下後世被其澤也。是聖人何等遠慮。況後人可廢法乎。規矩六律。皆古聖竭耳目之力所制。離婁諸人。用法者耳。離婁等不能廢法創治天下。決不可廢法也。竭心思者。費幾番籌謀處置。一竭之後。再無工夫。繼之口氣極緊。本既字來。既竭心思。即從此引續出來。心思是經畫所以治天下。仁政是流布所以治天下。可見聖人心思之竭。四海萬世皆其度內。無一毫滲漏。滿其心之量而非有加也。不可勝用。仁覆天下。是就見成說。有是心。有是政。而天下後世。皆不忍人之政所覆矣。不必說人來取法。方為利澤及人。必繼之以不忍人之政。方是真能竭心思。

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因字極妙）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入仁字）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

者。因之則逸而有成。不因則勞而無功。因
偏未行言。遵屬行時言。因之斯以遵之也。
不知因之逸而有成。安得爲智。
仁者宜在高位。玩是以二字。領上遵先王
來說。仁者心思先王。必因先王之道。繼之
以不忍人之政。而能平治天下。故宜在高
位耳。不仁可聯不因不智者說。
先王心思所竭而繼者。益揆度天下後世
所可行之法。以示臣民者也。人臣不過即
此守之。守此以責于君使爲難。守此以陳
于君使爲善。而無字非無道法也。有之而
不因也。而不信字。由無道法上見。犯義雖
法不加而理則可咎。犯刑非盡入吏議。而
不依便是犯。一步深一步說
當時開阡陌。廢學校。不能揆道之當行。而
臣下又以富強逢其惡。故謂上無道。下無

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法。而又以兵甲貨財為言。上無礼。應無道揆。下無學。應無法守。賊民與二句。應國之所存句。

上既不仁。而至喪亡無日。全賴忠臣義士為之維持。乃天之方蹶。是何如景象。乃其無礼無義。言非先王。又烏用彼相貳下。猶沓之也。正指這等人所為如此

事君無匡救之義。進退無持身之礼。進退知云進思尽忠。退思補過也。非先王之道一句極重責難者。責以先王之道也。陳善者。陳說先王之道也。謂其君不能行先王之道者。是泄〻者也。是以謂之賊也

責難陳善只一事。而分恭敬。何也。以所陳者。而致責望之大的意思。故曰恭。以所責者。而小心謹密以開陳之。故曰敬。總是事君之義。進退之礼。言先王之道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詩大推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也。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

輔氏曰。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亦安能有成哉

○此剖仁不仁之義。以警當時。聖人人倫之至。只是完得仁體。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堯。兩个所以。正是仁處。正其至處也。法堯舜。是法其所以。非規規于迹象。若失其所以。則不仁矣。仁不仁之義甚微。當於此求其至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正堯舜之仁。外乎不仁。正堯舜之所以為至處。而君臣不能以之。出乎堯舜。即入于幽厲矣。二尽字。乃所以求其至也

道只有一。安得有二。但說仁。便有个不仁與之對立。是道本一仁。而有不仁以二之

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承上生下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

也。堯舜之精一。乃精擇于仁不仁之介。而專守一仁。使不仁不得二之也。而已矣三字最喫緊。是一篇章脉。

先言事君治民。後又言暴民者。臣之事君。不過輔君治民耳。君臣一体。君而至此。臣亦難逃其責。暴其民總是不仁。不仁有淺深斯禍有甚不甚也

君臣之倫。於人倫為最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責世之君臣取法之。正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為堯舜也

○此章以國之廢興存亡句為主。孟子前後數章。皆警當時之君。先以三代說起。

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

下為堯舜便入幽厲無中立處

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

非特天子不保四海已也。諸侯一不仁。便不保社稷。廢興存亡之机。正決于此。下又推卿大夫士庶而極言之。以見諸侯欲免亡者。在亟反其不仁也。二以字。所以字。極重。乃得失廢興存亡之關鍵

○時君好責人而忘責己。毋小設施。便求效驗。少有不應。輒便尤人。故孟子教以反求二字。
立綱紀以整理臣民。治人也。人不我治。必智識未到。所以治人者。未合天理。當人心也。三反字。必益盡所未盡工夫

仁失之明白痛快。。○直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君子存心。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也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

行皆反求便是配命之學天下歸正是多
福重永言不重求福已字身字自字皆從
反字來身正句深明已身可以普揖天下
不必外求也不以仁智敬入講覺更該洽
當玩有字皆字
○身者天下國家之本孟子欲剔出以示
人故舉恒言指明之也說一所房子使有
个人在說天下國家便有个身在恒言即
未明言而意実灌〻可思矣蓋以恒言不
知其序不知本之所在非是
恒言發于恒人雖出庸衆之口聖神不能
加焉一時與恒千萬世亦與恒孟子深有
味而取以垂訓非察邇言之謂也
○重德教二字為政而教之以德雖暖亳
者猶心服况世篤忠貞者乎慕者慕其德
非威與勢天下之慕非視巨室為轉移但

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常也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斬截）德教（不得罪正為此）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敎行自近。必從巨室始耳。由巨室慕而一
國而天下。一滚下來。沛然意自可想見。
巨室故家。戰國時多擅權跋扈。吾所行少
不合宜。便感動他不得。感動他全在吾身
正。而無可取怨怒。何等簡易。若修身外。別
求所以不得罪。則是納結矣。卽借抑權貴
以博名。亦非君子之行。君子之不得罪于
巨室者。乃其欲無得罪于天下四海也。

○通章大意重激勉時君。修德自強。挽無
道爲有道。而不可空抱人役之耻也。引景
公者。借其涕泣一事。提起當時之耻心而
激之以進于文王。見小國耻受命之心。亦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蓋巨室之心難以
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旣悅服則國人皆
服而吾德敎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蓋
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
身旣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
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
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
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
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旣悅服則吾之德
敎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
弘輿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
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
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承上生下）◎順◎

景公涕泣之情。然不知修德，安免景公事吳之恥。故能修德如文王，則大德大賢在我，而可以無敵於天下矣。今恥見役，亦欲無敵，而不師文王，受命決不可免也。天字兼理勢。不得無道日以勢力相加。豈可謂理所當然。只好作天運說。造化之否泰，氣數之盛衰，必修德方可以回天。順天者，盡人事以聽天，便可以留存，逆天則取滅亡矣。有道無道，含有天字在內。齊非小國，亦吳豈順天之事。但景公不能自強，故雖伯勝之餘，其受吳命，如此。只粧出一恥字，歎歎他羞惡之本心。既恥必須自強。今反效大國之所為。如何是好。師字字最妙，見決不可免也。如恥之兼大國言者。大國亦有受役之時。如齊桓時，齊強晉楚弱。晉文時，晉強齊秦

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引証）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下恥字）涕出而女於吳。（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于人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說出）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

弱是也。小國非指滕薛滕薛師文王。亦不
能七年為政也。此時齊楚燕秦大。若三晉
與魯。便為小國也。下文仁不可為衆。則師
文王。只是好仁而已。

文王以仁心行仁政。此賢德之最大處。而
其以服事殷。是能順無道之天。然自撓回
爲有道則商家億麗之子。膚敏之士。亦小
德小賢矣。景公不修德。國非小弱。尚不免
聽命于吳。商紂不修德。以強且大。而不免
奉祭于周。可見強大不當自恃。而弱小者
當自強也。仁不可為衆。猜文王說。謂人心
所歸。衆者遇之失其衆也。夫國君二句。乃
孟子引詩。及孔子。而論其理。照上必為政
之意。

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
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
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
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
詩云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
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
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詩大雅文王之
好仁便是師文王了
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
麗數也侯維也膚大也敏達也將助也言商
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
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
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
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

解熱之喻極刻。強大之勢。如火燔灼。恥受命之心。一腔甚熱。欲執此熱。須以清涼之仁沃之。庶如爍之虐焰息。羞惡之良心釋也。故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〇此急喚醒人語。自字病根。只為不仁。不仁者敗亡之禍。皆其自取。安其危三句。即是自取之意。下引証自取二字出來。樂其所以亡句。承安危二句。玩所以字可

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〇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〇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

見不仁二句。反言以決其必然。亦寓懽勤意。而動轉移之机也。

孺子節。字〻模寫天趣。二可以有味。叠水之可。而非孺子自可之也。雖未露自取。隱隱含警惕入意在。斯字正從可以字生。二斯字。一矣字。須体貼。濯纓足在人。而致纓足在水。孔子非是解說孺子之歌。乃就其歌味之。覺有妙理在。故指出自取二字。將世上利害關頭。點破與門人体察。然是提醒人心。自侮自毀自伐三自字。承自取來極可玩味。必字然後字相應。正見其自取也。身不修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

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引証）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承上）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

代也。照上亡國敗家。而身乃家國之本也
引詩重自作孽一句。
○孟子見當時憔悴于虐政。故汲汲以為
仁二字援之。當以令天下卽為王。先説民
心歸仁。以起其端。隨説暴君之所以敺。下
則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又儆不仁之
必熖于亡。總是勉時君以好仁可王也。語
語令人心惻。
得天下與得民得心。一滚説來。與聚勿施。
卽得其欲惡之心也。欲惡只是一个心。聚
欲去惡。只是一个仁。忠恕以挈矩。而平天
下在是矣。尔也云者。見此無他也。
一邊下个歸字。一邊下个敺字。正相綰結。
歸則不待敺。況有以敺乎。敺則必有歸。況
歸又其欲乎。歸仁節。狀莫禦之勢。為淵節

活此之謂也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擇於存亡之着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反起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正説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歛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人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

四書代言

狀必至之情。將得民心得天下窾條。說得
最爲明透。

今天下節。是屬望當時之意。急詞以動之。
見此時易于致王。不可失此机會。今之欲
王節。恐人不激發。又危言以惕之。見失此
机會。則必至于死亡也。七年之病。喩暴虐
非喩民困。三年之艾。喩至仁。不喩深仁。言
以數年之桀紂。求爲一旦之湯武。必不得
之數也。應固難卒辦意。然時雖已後。及今
圖之。尚可及也。志字。是念念在此。仁心決
不肯歇息。民有欲惡。自然知聚知去。即此
便有致王之理。若無此志。則死亡必矣。說

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

滑直是可急可惧。見不可不猛省。下手志
仁也。

○首重二自字。見道本固有。人自失之。後重二人之字。見人所自有。失之所以可哀此是一章血脉。禮義犹云道理。只寛説。仁義乃着实字。故下申言仁義

自暴者。如人不知飲食之養生。其于餓死是自害也。自棄者。如人明知爵祿之可敬苹乎卑賤。是自棄也

玩下曠字舍字。則此一節。專是責人之自棄。彼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試語之以安宅正路。果能居能由否。不知仁即是人安身立命的宅子。正人所能居者義即是人

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

四通五達的正路。是人所能由者。正以所居所由之理。不越此能居能由之人。奈何自諉于不能。而曠之舍之也

仁本是人心。而宅心處。覺得泰然廓然之妙。故曰安宅。義本是入路。而此理無偏曲。天下古今可以共由。故曰正路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舉世不失孩提稍長之初。而居仁由義矣。豈不是乎此孟子性善宗旨。運天下于掌之把柄也

只存一求之之心。便馳騖高遠。蓋道可致而不可求也。故直指道在親長。借天下之至遠。形容其至近耳。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重平天下上

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卓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可哀。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見坤直截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誠身二字。一章之骨。首從居下位者。歷推到誠身上。見誠身爲百行之原。又從誠身推到明善。見不明善。則不能誠身。明善乃誠身的工夫。要將明善套入誠身內講。身者。親所生之身也。誠者。吾身本來之真精。固結于身也。試觀赤子時。親無不悅者。誠未漓也。及知誘物化。雕之琢之。而父母望之。已知非生下本來之身。便有不悅矣。明善者。誠本于繼善之初。誠即善也。此善未明。則真妄不免錯襍之介。故不能誠身。一其字可玩

誠是天付與人。人人合下常得有的。故人要思誠。以盡人而合天也。思字該得明善誠身意

至誠三句。一正一反。重在下句。見獲上等皆分內事。全在誠以動之。誠至自然動物。

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到極○處○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是故誠者提起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揚

在心体上說。不着人已感孚。有歸根而後有發動。天地民物。合為一脈。絶無彼此之岐也。若不誠却未有能動者。存誠之功。雖極于思。而思之根來冥。則意之樓構尚在。誠有所感格。終非至誠之体。必精誠之極。與天道合。方是思誠之人道也。此孟子以天道責于人身。以人道責之誠身。正得子思之傳處

○此勉諸侯行文王之政。曰七年。曰必見。王道非迂濶而難行者。能行王道。自可收民望。而為政于天下。所謂事半而功倍也。商周之勢未分紂虐而文王行。以服事殷。能修商先王之政。故二老來歸。々周猶歸商也。聖人無庸心也擧東海北海。見人心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欲歸之意

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白寫意]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轉]

以文字換大老。為下係人望張本。孟子論仁政謂民多矣。而此提二老衆說。是暗以宿顯。

文王之政。不專指養老言。養民盡在其中。孟子每称文王處。不曰王。而曰為政于天下。語意自是斟酌。

○富強總非美事。此非末減富國者之罪。所以甚善戰者之律耳。戰國以善戰者為第一等良臣。故痛發之。

聚斂者但剝民之財。未至殘人之命。尚見棄于孔子。况強戰者殺戮過當。率土食人。罪豈容于死乎。原情定罪。宜服上刑。蓋甚于連諸侯任土地者也。連諸侯而使之戰。辟草萊而助之戰。均非身親戰陣。故皆次

父歸之其子焉往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其意暗與此合○巴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繳上○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予善戰者耳。謂一人之命。不足以塡盈城盈野之命也。土地無知。如何率得。又如何能食人肉。若認此語爲眞。便是可哂。須知此語極奇。從來不經人道。非孟子安能說出此等文字。唐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眞得孟子語意。

自首章至此。皆孟子目擊時弊。有所感激而爲此救藥之言。深切著明。試之立効。眞是布帛菽粟可以禦飢寒者。與他篇泛論道理。自是不同。

○人心有不容掩之倪。人當。先正其心也。曰存。是眸子乃所發。實關于所存也。曰良。是良心之著。正在此也。人心原有良知。因觸而露。眸子與良心。關會甚切。故曰莫良。

況。於。(轉)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率字奇甚)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承上斷)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是也(承)

○孟子曰存乎(起)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分)○

不掩惡正莫良也。任你良心喪盡。而眸子到底不為你遮掩。重不正一邊。胸中非正即不正。而眸子不瞭則眊。心原空。因應物總有个理。目原空。因照物總有瞳子。是兩下空空相映之体。最為靈妙。故正心者。只是於心体上空空洞洞。無一毫私意染着。使是渾然太空。而神見于目。自無一毫障蔽。以言觀人。自是正法。末世滋偽。難以盡憑。故以言質之眸子。則法正且密。百不失一。○此為声音咲貌窃恭儉之名者而發。恭儉必不侮奪。自心言。不自行言。惟恐不順正是一點侮奪之心。便是為恭儉以声音笑貌為之以惟恐不順之心。正侮奪之深也。有恭之實心。則就見為恭。幣交亦恭。若以虛拘為祈節。則侮矣。有儉之實心。則撙節為儉。經費亦儉。若以此膏為惜費。則奪

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結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

截住便開

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權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無人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狥人徒爲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矣。陰爲侮奪。惟恐人之不順。故直誅其隱而斷之曰。惡得爲恭儉。

○聖賢未嘗不行權也。權即道也。故程子曰。權即是經。若舍道覓權而可謂權乎。既原不識道。因孟子說一權字。便要他援天下。孟子將權字歸併道字。見權與道非二物。頃刻相離不得。

礼者萬世常行之道。先王權輕重而制爲者也。故處变之時。發于情之不能已。而實爲當行之道。是權在道中也。殺死爲重。即非嫂亦援。若援過。依然不親授受。重礼也。

句。權以妙礼之通不重。

手援可見道援不可見。髡謂孟子不援是必手援方見之耳。孟子云。天下溺。吾自援之以道。子欲我手援乎。是自任援天下之微詞也。道不可枉在言外。

○天下有理亦有勢。無不愛子之父。而不能使子必体其心。亦無不勞子之愛。而不能使子必若于訓。故必假朋友之義。以全天性之恩。乃權其理勢。而為曲成之方也。

易子不重相易上。只以子與人教。便是。

易子而教。亦聖賢不得已。為不肖者慮也。若上智中材。父亦未嘗不教。傳曰。教之以義方。勿納于邪。

論教子而曰易子。論中才而曰養。皆聖賢曲成人才苦心處。

諷人寇讐之喻。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論。不可以告其子。

○首四句雖平起。重守身以事親上。能守身以事親。無如曾子。故下文舉其事証之。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擬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起○正說 父子之間不責善。（正變善）責善則離。（夷變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悪變不祥）責善朋友之道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

事孰為大守孰為大。是呌起語。不必以君長相形。孰不為事。孰不為守。亦然。第一件最重的是大。各件由一件而生是本。惟其為本。所以為大。

曾子守身事親。而舉飲食細事。何也。要看數必字曾子直以已心親心。聯貫為一。無一時一念不在親。纔能一飯一餕一餘。如此常常問也。真是視無形。聽無声。錫類不匱之大孝。非守身者不能。故曰可也。養志不外守身。然守猶在我。養則以我通于親。養志而守身之理精矣。

孟子見失身仕進者。動以家貧親老為辭。故獨称曾子養志。見日用酒食能承父志。便可称孝。而何必為祿仕以失身也。然曾子之事。实為至難。尝瓜作業。貧人也。何以必有酒肉。殫竭多少心力。若他人能諒其

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

子者。猶之可也。曾皙氣度高邁。必呼朋引類以為常者。其所欲與。未必曾子所樂與也。而每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豈不難哉。無非父志之承。則守身以承父志。又何如也。乃曾元亦非與曾子反也。曾皙樹大。曾存嚴密。曾元亦受於父者異。曾子忠于父。必能恕其子。元之不請。必先有所受而然。曾子直道刑家。亦不欲子強無為有。其問有無而曰亡。可見問者暫。而平日不問其常也。則元亦非養口体。而不養志者也。孟子欲標養志為萬世法。故抑曾元耳。學者不可不知。

若字輕。不是說人能如曾子。只說曾子身上說。歸重守身一邊。

○論柝体當從第一義做。用人行政之迹。便落第二義矣。人不足三句一直下。首二

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舉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承○上○生○下○三◎句○◎○◎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

句便觀着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謂所重不在此耳。若無大人手段。人適政間。自不可少。大人者。顯昂問望。既足以起人君之敬信。而消其邪心矣。於是感之以至誠。養之以中和。需之以積久。自可以喻之於道。曰作用何如。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視無形。聽無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格心之功也。曰。不以言語開導乎。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明開導爲多。然迎其未然之机。潜順而不知爲妙耳。亦不能無規諫納約自牖。孔子曰。吾從諷諫是也。須吃二不足字。徒事其末。諍臣抗疏千言而不足。深探其本。大人轉移一念而有餘。君仁君義君正。自心言。莫不仁義正。自用人行政言。莫不仁義正。便是國計之定。而不操于羣小之口也。

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精正字結

○毁譽已是失真。況人情意料之外。又有如此。不可知者。二有字。善限感慨。譽而不虞。於無源之水。涸可立待。毁而求全。如指玉爲石。又當自明。故愛憎之口。不可憑也。一說惟不虞所以有譽。惟求全所以有毁。可見名之所在。無心可得。有心不可取。

○人方以無所懲責爲得以肆言。而孰知不其大不幸也。喜時言多失信。怒時言多失体。姚承菴云。責任也。不當責任。所以輕言。錢不出己言當與。病不着身言當耐也。

○好爲人師。是上人之心。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此戒人之自滿。病在一好字。

○玩么來見我口氣。言外便含別有所爲而來。及何所從來意。正欲他就不早見長者上。悞所從之罪。

孟子曰有○受此不虞之譽有宜受○此毁求全之毁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毁而反致毁。是謂求全之毁。言毁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

宋儒謂樂正子從子敖。日後倘脅引之。那時去就愈難。孟子豈慮至此。只是君子小人。不可同類。反齊滕之路。未嘗與言。惟孟子做得。樂正子偶尔不謹。與之同來。便自可責。不必說到後來也。

正子差處在從子敖。不然。即舍館定。然後見長者。亦不妨也。得曰克有罪。猶在舍館上看迹也。故下文正責之

○孟子不明言子敖之不可從。只云徒餔啜。徒字可味。舍不計其人意在。其實正子原無因他資粮意。只為來見孟子。偶與他來。孟子尋思其故。殊是無謂。故云然耳。重學古之道上。得道味深。自看世味淺。在我者皆古之制。便能藐大人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强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

○此與獨夫章。皆天理人欲之最精析處。循父未至于必不可告。君未至于必不可容。若稍有一毫私意于其間。便是不忠不孝之尤者。

告不告總為無後。不廢夫婦之倫。不失子孫之保。變通以成已之孝。委曲以成父之慈。故曰猶告。然則禹之傳子。為安天下也。湯武之征誅。為救民也。君子以為猶讓也。伊尹之放太甲。為祗承湯命。周公之負扆為待長復辟也。君子以為猶相也。

○此教人從孝弟識性也。仁義智礼樂此也。却只是個虛名。若驟語人以仁義智礼樂。鮮不驚駭。不知孩提之愛。稍長之敬。此便是仁義之實。知而弗去。便是智之實。節文之便是礼之實。樂之而生。便是樂之實。俱用是也。二字指點之詞也。實者。本根之

古之道而以餔啜也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孟子曰仁之實孝事二◎字◎不◎言怒人作◎道◎理◎現◎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謂有实必有華。而五者充蔼宇宙。但可謂之華也。知而弗去。是良知得于不慮處。非守之固。只此點良知不昧也。節文者。任情多無節。任真多無文。愛敬真心。協于自然之節度。非有意節文之也。樂斯二者。愛敬真心。和順而無勉強。樂則生五句。只是發明樂之妙處也。愛敬從和順而生。自不可已。動盪而不自知也。此無声之樂也。智則知斯二者。樂則還于不知。亦不過還于赤子之初心而已。赤子之愛敬自知守。故謂之實也。仁義礼智。理也。即性也。非性自為一物。而中含四德也。但仁義礼智之名。由感而始見。假令未落于情。四者亦無名。只可謂之性而已。孝弟須出于性。而入于情。獨提精長。不可謂非情。但為情之最初者耳。伊川

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翻作一段）**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五句聯屬）**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

謂性中曷嘗有孝弟。語大死煞。後儒謂一
有百有。又以情矝混性体。不可不知。
○首節原舜之心。在于順親。下節因順親
之事。而表其爲大孝也。
詩親順親。是舜一生心事。舜之事親。只是
自家所爲。一一與道合。親心自然順。非是
有意感動。從親心上討順也。舜何嘗見父
有未合道處。即焚廩浚井。乃父命極不是
的。舜亦見以爲當然。從之而不違。只是自
家盡道。此心直到終身不忘。怎曉得天下
之歸己也。故曰大孝。大孝。滿事親之分量
便是。
天下悅而歸己。以爲仁人孝子。舜惟知盡
事親之道。不知己之爲仁孝。此即視天下
猶草芥處。原無輕富貴意。
天下化且定。舜不之知也。人見之謂之底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振起）○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反）○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三句層疊玩味）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

豫謂之化謂之定耳。此之謂大孝。不重化
天下上。要于其忘化處見之。
天下化。天下父子定。非前疑而今定也。人
至此人人各反其天。事至此。事〻各歸其
極。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定者。理之至極
處也。化字。定字。俱自子化父。子定父言。
天生瞽瞍與舜。非一時父子也。為天下萬
世也。舜之孝。非一人之孝。天下萬世之孝
也。若無這个樣子。不知今父子為何物矣。
故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得親四句。是孟子無可擬議。極狀舜之心
耳。舜惟自盡為人為子之道。何嘗見父有
不順于理處。只是要得親順親。重自己說。
順字較得字更難。非兩平語。
○獨舉舜文者。舉時勢之最不同者。以見
所以同。舉一二以例其餘耳。

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
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
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
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
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
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
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
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
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
見其有不
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

不曰心同而曰志合。心体至静。未發之中。舜文與途人一也。惟念頭發動處屬志。行出来便有過不及。脗合為雜。心志運動處两相符合。乃中節之節也。合字一字。都不在事迹上比勘。只自舜文所行上。識其心源意緒。妙合無間。不為時勢所拘也。其揆一也。則志之貫徹流通。無論行不行矣。孟子真見千聖只是一心一理。故先聖中夲一舜。后聖中舉一文。迹之極殊。而於志之行者。揆之無不合。則以舜文揆羣聖。又為有不合。雖是說道。而不可指出。要在聖上見揆之必一。人非聖人。猶或意見趋操不一。謂之聖。則造極矣。極至處不容有二也。然揆果指着何物。不必覔之先聖后聖。反觀自家。亦有此否。亦與先聖後聖同否。象山云。此心此理同也。得之矣。

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闊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直○揔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平結其揆揆即◎一也◎指心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濟之孟

○子産乘輿濟人。出于一念不忍。偶一爲之。後相傳以爲美談。孟子恐。市恩者。藉口也。故借以立訓。後三節皆打開說。非斷子産。子産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豈獨遺于橋梁。或曰。溱洧合流。暴漲時數十仞。不可作橋也。孟子特就濟涉一事論。見有當举之政。〻之經也。平政說得廣。有王道蕩〻之意。非有意于人之悦也。乃爲政之体當如是。若以恩惠悦人。則人之分量有限。而民之顧望無窮。非惟力不給。勢亦不周矣。非人多日少之說。

辟之救荒者。素有善政。民多蓄積。至于大祲。又行賑貸。若道遇餓莩。簞有餘食。則亦食之。豈謂吾自有荒政。雖有餘食。亦不與也。子産之事類此。豈日携簞食。索餓莩于道而救之哉。子産之事。無關于政。孟子恐

只○說濟人一事◎

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辟除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反絳**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人慕爲美政。尤而效之。其流小歧公道以市私恩。違大法以干小譽。故爲此拔本塞源之論。而深明王政之有体也。
○通章重君之施一邊。只是儆人君。使厚待其臣。若人臣之自處。又當別論。
手足腹心之喻。体貼最爲親切。試觀手足有痛痒。腹心必先覺。腹心未安寧。手足遂覺無措。手足必不肯使腹心坐而受病。腹心必不忍使手足動而毀傷。此其相關。無一毫勉強假合之意。視之云者。心視之也。孔子曰。体羣臣。則士之報礼重。亦此意。
天之立君。臣之事君。皆爲民也。民有害諫之。民有利言之。而君行之聽之。此其手足腹心。相維何如。只欲滸膏澤下于民耳。若

得孟子之意矣 ○一一節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

收民膏澤以歸于已。則先視君爲國人矣。
君得不土芥之也哉。
有故而去。趙注云。諫行言聽。澤加于民。若
有他故。不得不去。如宋華元奔晉。々隨會
奔秦之類。非與君不合也。
末節形寇仇二字。謂待寇仇。不過如此。指
君行事過當説。非指臣心説。
天下無不是的君父。即君於我仇我。亦無
相報之理。但忠臣常少。庸臣常多。爲人君
者宜常慮及相報田地。而忠信重祿勸之
可也。若絶之太甚。則安知無寇視我若。孟
子就人情窮處言之。物窮則變。所以深儆
君父。非人臣自處之道也。孟子千里見王。
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猶望王之追我。
豈有國人之視乎哉。

太甚故以此禮爲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寇讎字連服繳簡潔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

○可以者。言此時為可也。過此將有欲去而不得去者矣。雖然。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士僇民。醴酒不設。穆生去楚。王莽未篡。梅福挂冠。黨事未發。袁閎潛土室已。

○上莫不仁義。就君身說。此言君為一國之主。君自仁義。則一國有所感化。亦莫不仁義矣。

○礼義原隨時隨事。而變通不拘。有今日為礼義。而明日非礼義。有在此為礼義。而在彼非礼義。曲謹之士。執礼義于心。便非礼義矣。大人求其心之安。與時之所當。不取必于守。斟酌權。胸中。無。礼義之。成心。故行。事無。礼。義之。滯迹耳。只說不為非礼非義。不可說做為礼義

⊙此責成父兄之詞。君子弟又當別論。

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衜。孔。子。對。定。公。之。意。也。如其擧措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 ○看無罪二字 予日望之。若。予。之。言。蓋。如。此。○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 大人弃礼義無之 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孟

養者涵育薰陶不責效旦夕也樂字從養
字來養則開遷而樂若迫急求之則苦而
不耳矣中者德性溫良才者英氣發露父
兄家庭之間觀感最近故不于父兄處最
得力若棄之不養則父兄雖賢與不肖何
異八又何樂有父兄之賢也
○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
則不能直遂有為的力量全養在不為裏
荆州云智深而勇沉深以藏智出斯不測
沉以養勇發斯必遂真英雄出戒懼中也
○言不善的人滿腔皆殺机不有奇禍必
有奇窮不必指定報復說
○道原無甚之之則為隱為怪又何以為
仲尼仲尼時中之聖其所為皆人所共為
人所能為人所易為而举之千古不可易
生民不可及所謂依乎中庸唯聖者能之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

○信果非不好。而必之則碍義。見義必爲。則不必于信果。而自無不信果矣。不先存必信果之心。而一任宜信果之理。蓋其本原澄徹。渣滓尽融。素有精義入神之學也。

○赤子之心。無机詐無智故。空空洞洞。逕無窮之變化。大人雖變化無窮。只是全此空洞本心。而不以机詐智故。失其真心也。正是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而大人特不失此初心耳。人不肯認赤子知能。即大人無不知無不能。詎知日鑿而真日減也。註擴充字不必用。論工夫。聖人亦無歇手。論本体。庸人亦是現成。此以現成大人論。不失內有學問在。

○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此是人子養生做到盡頭處。養生雖云大事。而與送死較便不足以當之。極言人子當自盡其心也。

曰仲尼不爲已甚者。是無大道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要知券以當大事生亦非小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

○深造以道。見非造以識見象數。而于心体上。用涵養工夫也。道即孔子時中之道。其原。在于性善。自得逢原。即自得性善之本原也。居安六句。是自得中一時呈現之妙。皆出于自然。非漸進之謂也。性善原頭。涵無窮。化机。人惟從事耳目象數之功。反為心靈之障。安能自得而逢原哉。故細心体認。而必以道。正欲得其道之原也。造之深。是欲其得。深造以道。是欲得為自然之得。非得其理于心之謂也。自得本然之心体。即原之悟會處。但其定境曰安。其闊肤曰深。取之左右。只是無處不會合此原。而妙應于無窮。自得處。即是反其原。逢原處。無非得其自。

○約有情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个約束。

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筆陣淋漓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逢猶値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値其所資之本也

詳說字妙。學問若不詳說。焉有反約之理。故愈說則愈精通。而反其所詳者。約而會于心也。要知說非徒口說。乃心上慎思審問明辨之謂。即是約礼工夫。

欲其自得之。是深造以道的主意。將以反說約。是博學詳說的主意。

○此勘王伯心術之精微處。服人之善。養人之善。ゝ雖同。而服人不同。養者善與人同。如天地養萬物。父母養嬰兒。故天下化于其養。而心服之也。有心無心之别故也。

○一言債事。凡言足以致不祥者。皆实也。曰無实不祥者。甚蔽賢之詞也。觀兩实字相應。可見殃國家。禍生民。是為不祥之实。非正蒙不祥之名而已。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

○徐

○只原泉二字。便是有本之水。只雨集二字。便是立涸之象。不舍三句。根有本来。至有本句。隱然見學之有本者亦如是。暗與声聞過情照。

註耻其不継。自水之易涸生来。非正解也。即浮名可継。君子不耻之矣。恥是君子獨知之病。若慮其不継而耻。便非務实之心。過情者。只是于实地上少過一步。不謂虚誉也。君子從本處实实務之。乃為情中者。天下之大本。稍過則不中。便非本。便是過情。學不務本。只是名心重而道心輕。君子恥道之不得。避世無悶者也。

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

只正說一句應本字

○人心道心之辨。發之于舜。故叙幾希一脉之統。必自舜始。幾即端倪。希即微眇。人與物異。只是這些子。乃天地混元不著之精。人心太朴未散之妙。机至微而介于至危。故曰幾希。此使有出入得失之介。其端倪當力防之也。惟舜于此見得道心微。而人心危。故擇之精而明察。守之一而由行。所謂存之也。而又之之聖。之不可不謂之存。幾希是一點仁義之心。心無可見。而流行于庶物人倫之間。則可見。明察豈是識倫物之理。即是仁義之行于庶物人倫者。無不明無不察也。緣聖心仁義渾然全具。凡有所行。只由本心流出。便為仁義。有不自知其然而然之妙。若用意行仁義。安能如此明察。然列聖除孔子。俱是行仁義。不能

將不繼也○鄒氏曰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察聖學宗旨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

由而能行。之是存幾希之心于倫物中也。人倫字不宜泛。宜切舜本色講。處處而不失其常。行權而妙合乎道。其洞察何如者。○幾希之心。原相貫徹。舉聖俱心上工夫。極切要。極關係。非是舉一節以見其餘也。惡好執立等字。正指心之精神處。其精神憂勤惕。厲不能放逸。便是幾希之存。好惡只是一心。皆是于微處着力。旨酒未甚害。而天下之禍實濫觴于此。吟微所以杜漸也。善言散于蒭蕘。人多以爲微而忽之。察微無不明察也。

中即精一之中。獨舉湯者。堯舜禹授受一堂。湯以干戈易禅代。以聞知承見知。正其得統于三聖也。無方者。唐虞用人。多于世族。舜禹皆黄帝之亂也。惟湯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以賢不以族。眞萬世之良法。

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强勉强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

視民如傷。亦望道未見中一念。尸居大定。皆求道之處。即勵強抑暴。亦如傷中事也。然道若自以為見。必于幾希之妙未見。々幾希之妙。尖然若未見也。堯舜禹湯。只此一心。々不可見。存甚不可見。方是真存也。武王非專用意于遠邇也。是即人情易忽。以見用心之周密也。聖人之心。如潮水上來灣埆浦溆。一時俱到。無有遠邇。正其執競敵勝也。

三聖指事。武周不指事者。其遺蹤甚艱。責任甚重。勞心焦思。有甚于三聖也。孟子何知公心有總不合。有總得處。所謂不合。是于千聖源頭。若有不合。便行事亦不合。所以要思。々者亦望道未見之意。非時異勢殊之說。繼日待旦。俱是思時光景。

○王者巡狩。轍迹遍于天下。東遷後不復

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字即明察之濊**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

巡狩。故曰迹息。非政教號令也。太史不陳
詩。列國之風亡。諸侯不述職。天子無燕享。
而雅頌亦亡。詩亡。是無王矣。故亂賊乘之
而起。孔子懼。作春秋。以是非明天子之賞
罰。使王迹既息而復章也。二經始終之際。
正。人心。哉希絕續之介。孔子挽其近于禽
獸者。而使天下曉君父之倫也。
王迹巡行。則秉大義以賞罰天下。王迹息
而事屬桓文。是王迹降爲伯功。然春秋尊
王者。惟桓文。故孔子不能外其事。而有所
取也。不取義來斷倒桓文。史且侈言伯功。
魯春秋亦與乘檮杌等耳。王迹何由以明。
故取伯事。斷以王者大義。使天下知伯得
罪于王。而史官不能掩。抑伯。正以扶王也。
此義未取則爲伯事。此義既取即是王迹。
而曰竊若何也。此守爲下不倍之篤也。非

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義未詳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切 祭之○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敍羣聖因以孔子之事記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

天子不考文。春秋之考一国之文也。是非者。天下之公也。天下之象。一人獨取而明之。上以逆天子。下以公天下。故曰竊也。春秋有仍魯史舊文而直書者。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類。有裁自聖心而特書者。若春王正月。天王狩河陽之類。○澤即口澤手澤遺澤之類。君子小人以位言。非以道言。五世內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或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故私淑二字。乃孟子自任之意。蓋以去。聖未遠。自幸。生值五世之內也。百世之上聖傳心。百世之下心傳聖哉。希之心。人人可以自淑。孟子果待人而淑耶。淑而曰私。自揣。此心獨得之妙也。心見孔子。而凡見孔子所淑之人皆孔子也。孔子聞知文王。非得于呂散。心有真人也。故自

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illegible]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自○喇○自察私猶竊也淑善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

信在茲。孟子自濟孔子。非濟乎人。必有眞濟也。故自任頗學。孔子以春秋濟萬世。孟子取之爲息邪說正人心之言。乃其私濟之大處。七篇中無非陳仁義以距楊墨。直接舜之由仁義行而禹湯諸聖幾希之脉。孟子一身存之矣。

○取予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間者。在可否間。非精義者不能擇。在事上說。不是自疑自許之謂。可以無者。是不必然之詞。如陳子之請粟子路之死難。豈盡屬不可。但不必然耳。若是既疑不可。而又爲之。便非廉惠勇矣。奚啻傷。

○逢蒙章重取友上。是亦羿有罪句。是一章斷案。已提出逢蒙在外。下節單重孺子。不直曰無罪。而曰宜若無罪。畢竟是有罪也。不[illegible]

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一句意盡。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

乎二句。正發宜若二字意。
逢蒙一思罔是不端。尤羿之不端啟之。羿
思天下惟夏后尊已。於是篡夏則教蒙特
已伏反射之方。而蒙之殺。是天之假手耳。
不則道一也。孺子以端用之。雖再傳而猶
保其生。羿惟以不端用之。故一盡而不免
於死也。觀庾公殺全私交。而猶曰不敢廢
君事。甚端者矣羿奈何廢君事。而篡之位
哉。故曰有罪也。
天下莫大于君臣之分。莫親于師友之傳
庾公于君則曰不敢廢。于師則曰不忍害
不敢。不忍之心。合而成其端也。故此章之
旨。若只在取友上論。似不足以誅羿。當以
羿之無。君爲大案。論羿而君事不敢廢則
蒙自不忍反害矣。上下文意照會看爲妙
或曰庾公全私恩而廢君事。不得爲端然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

曰衛使追之則孺子之侵已見勢未利而先疽矣豈逆戰之比而不可全私交哉君孺子方來則為君國之憂庾公受逆戰之命必能以誠告而使他人爲也曰孺子之知衛有庾斯而来侵滑非恃其不敢殺乎曰此孺子之不廢君事焉知其非是爲庾斯而故托疾作以歸也此孺子於君臣師友間曲尽端人之道庾公安得不以端報之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其机只在一念轉移之間

曰蒙曰齋戒沐浴下字俱有意須知是說个影子與人看較重下節

本質不可自恃人亦不可以本質自限

○性体本自光明若自私用智則鑿壞性体之良故首言性之發見處爲故智者四

事君事也義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僕御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知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

端之一乃性中之良知是吾心之故物也既為故物則雖良知之發見而原不假思慮而來是利順處為本性也利即故本即性也所惡用智者為其不依本性之利順處為行而鑿其性也惟禹行水之智雖有事而心不着于事正是順此心之利以行水不鑿性体而性体之光明自若斯為智之大也若智者亦行所無事惟以無事之心爲事則不鑿性而滲性体之光明亦為智之大矣所貴人心與天通者只是求其故而行無事則亦何必于鑿而求之高遠哉以故言性以利言故是言性善宗旨如指頹揉之愛稍長之敬乍見之惻隱嘑蹴之不受皆故也皆本之良知不落思維所謂利也利與故合下相離不得非性之本而何若舍利言故則過顙在山亦故亦性

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如穿衣喫飯而已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其智亦大矣天下之理本皆

乎。從無彰有為故。彰有原無為利。所以利者。性之善也。智者苟順性而動。雖應事而心無事。雖用智而不知所以為智。若逐事為智。則鑿渾沌之性矣。如告子之杞柳湍水。仁內義外。皆不知故之本利。而以智鑿性者也。識性之原。則行自無事矣。

人之涉世。難說無事。却要無心。雖說無心。却要無私心。心私則事著于心。而靈明窒塞。故未事無將迎。當事無作意。既事無執滯。因物付物。而心体空空洞洞。虛明不碍。所以為大智。以水治水。以天觀天。皆行無事而不著于有者。無事論心之應。大智論空明之体也。

禹之行水。引為用智之則。見當如禹之用智于無事也。末節因論無事。而併及之。見天道盡在人心。人心之聦朗。皆天光也。何

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

不可以通天下之務哉。
天之故著見于星辰之度數。乃自然之運。
即故即利也。若按星辰之運行以求之。則
千歲後之日至。皆推筭不爽也。千歲以前
之曆元。載于曆書。不必推也。
○孟子实是遠小人之意。借个大題目来
壓倒他。以礼字蔽他簡字。
進非格右師進。是入門時。諸臣自進而與
言也。右師已就位。故又有就其位者。皆趋
承側媚。知有權勢。而不知朝廷之礼也。故
孟子之言。乃以儆齊臣之用媚也。
衆人知有右師。右師又知有孟子。故不以
諸人與言為榮。而獨以孟子不與言為簡
朝廷二句。孟子引礼之全文言之。非以君
命往弔為朝廷也。礼始于朝廷。無處不然。
孟子真能行礼者。非特儆小人而已也。

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闕）欲行（鎖）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

○孟子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只此心耳。
庶民去之。故流為妄人。而與禽獸奚擇。君
子存之。故非仁無為。非礼無行。終身只是
自反。惟舜由仁義行。自然能存。故為天下
後世之一人。可法可傳。而異于人也。君子
非求如舜之品。乃求如舜之心。真見舜大
孝之慕。有庫之見。此種仁礼之心。無時已
淂。而我這點無已之心。焉淂不憂之終身。
存于易存時。則即人恒愛敬。以驗吾心之
愛敬。合天下以成吾心也。存于雜存時。則
人不愛敬。吾只自尽其愛敬。因天下以練
吾心也。三自反。總是終身之憂。不忍校。便
無一朝之患。此君子之存心。所以異于人。
同于舜。而不失于禽獸也。
三自反。終身憂。只是一个存心。曰三自反
者。代君子体貼其景象耳。妄人句。亦另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此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
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
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
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

君子此時。當為此語。而君子於橫逆之來。任不逭之甚。自以為實受用得力處。自修之學。何曾住手。那覺他是妄人。若說他為妄人。便是并為禽獸置禽獸于度外。而心之仁礼不存矣。此時方矜憐之不暇。惟恐精誠之不至。故曰有終身之憂。有憂則自然無患。如有一朝之患。君子不患。正引之歸于憂也。

獨舉舜者。千古遭橫逆。能感格者。無如舜。故舉言之。然憂不如舜處。而曰法天下。傳後世。此亦就希聖君子論耳。若希天之學。則法今傳後。猶名根。終身之憂固在。一朝之患亦在。非遯世不悔者也。要之學者必處有如舜之心。然後可究遯世之學。

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何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鄉人去禽獸幾何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

○聖人能爲道而不能爲地。道者。古所同。地則隨所遇以實之。唐虞平世。本可以韜晦無事。然堯舜實禹稷于飢溺之地。即欲不飢溺由己不得者。春秋亂世。本當救難。顏子若遇數求之主。能以陋巷終乎。故夫子曰。用之則行其見之也真矣。惟不實顏子於禹稷之地故耳。全在責任上論。非順時之說也。

禹稷仁覆天下。而由己一念。即爲仁由己之思也。顏子克復之後。胸中具有仁天下景象。而欲罷不能。則由己飢溺之意盎然。此其道之同。易地皆然。惟孔孟識得。孟子推尊陋巷匹夫。與古聖君元輔同道。聖顏下。能爲禹。稷也。隱然以戰國顏子自負。

顏子不得地而自樂。孔子賢之。何爲又自

則君子不患矣 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藏顏子不說出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只眼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

爲禹稷之急乎。盖孔子無可無不可者。之
惟有孔子之皇〻。而後顔子可以閉戶也。
該禹稷可纓冠于半世。顔子可閉戶于乱
世。皆其力之所自至也。孔子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開戶可矣。此孟子之所願學也。

○論孝子承歡聚順之人。須稽其事。論孝
子不得有逐之了。宜原其心。章子無世俗
乃不孝。因責善得罪。而不得近。其情已可
憫矣。又終身不受妻子之養。其心尤可哀
也。重該仁二字。章之責善。因闘于賊恩之
義〻是个好念頭。
曰世俗是根通國來。曰子父責善。謂責善

地則亦能樂顔子之樂使顔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闘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喩禹稷鄉鄰有闘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喩顔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通國吠者之大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

起子子也。想當時以不养謗章子。不知為父所逐。是欲养而不得者。故孟子原之。章子之母。得罪于父。其父殺之。埋于馬棧之下。齊王因章子擊秦有功。勸以更葬。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也。臣之母得罪臣父。未命而死。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威王嘆曰。為人子不欺死父。豈為臣而欺生君哉。章子有此實行。孟子安肯絕之。稷下多横謗之士。求全之毀。非獨章子也。責善見逐。已有罪矣。若又受妻子之养。視父之罪我。恝然不介于懷。則罪為益大。曰豈不欲。曰設心。皆是探其心言之。末向指上文。謂以責善之故得罪。以得罪之故自責。章子為人。如此而已矣。豈有他不孝耶

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明其失處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明其不得已處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

孟子于章、盖怜之耳。非取之也。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便是責之以不孝。但其情可矜。其心可原。故孟子礼貌之者。聖賢至公至仁之心也。乃仲子舉國称蕪。而孟子反不取者。何也。匡章負罪引慝。仲子避兄離母。天理之存亡異焉。故又著論曰。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其維持仁義也切矣。

○孟子以賓師居齊。人以不知自為訊之。景丑以君命不俟駕責之。不知賓之與臣道同而地異。孔門自有家法。借此發之。

曾子之能為子思。於臨大節不奪知之。子思之能為曾子。於不受鄫肉知之。首二節當模寫遠害死守之事。而其意不可露。

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亦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

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眞相知◎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

守未必便死。却有死守意在。戰國士習。多輕許人以死。不知死有重于太山。輕于鴻毛。必子思方當死守。曾子有師之尊。而輕身犯難。惡在爲父兄也。重曾子一邊。

師之所以尊者。免人爲禽獸也。比生我者何如。而謂父兄足尊之乎。然今之處館者。多引人爲禽獸者也。於有事時。其爲畫策捍禦。而賓主恬不爲怪。何自卑乃爾。

。孟子以堯舜之道陳于王前。故疑其驚世駭俗之爲。不知堯舜只是尽人之道。而

人之妻妾亦不以為羞也。為良心泯沒耳。
要知他良心終不滅。惟君子識得。孟子分
明自任而視天下盡齊人也。
人之求富貴者。只壞所以求三字。黃金之
築何施施也。而求以死馬之骨。朱履之客。
何施施也。而求以函谷之雞。工部之郎。何
施施也。而求以山莊之犬。使妻妾見之。必
曰良人馬也犬也雞也。又下乞人一等矣。
乃今日又有甚者。門生通家之刺。布滿都
市。恩父義兄之呼。半出奄墻。或攢荐剡以
樹援。而垢若奴隸。或假道學以收望。而心
同蹻蹠。此皆儒冠乞行者。何醜類妻妾間
哉。

也施邪視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顚望也訕謗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四終

四書代言孟子五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岷　玄液父　校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大舜一生心事。只括以怨慕二字。怨出於慕。不慕則不怨矣。逐段形容。雖解怨字。卻重重照顧慕字。非是前數節說怨人少節方說慕也。

怨者感感若有所歎慕者。皇皇如有所求蓋舜之不得親。必自反到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若只怨己不得乎親。而思慕之終疑于怨天怨親矣。故下文拈憂字以替怨字。憂自慕生。無所于解毋無怨親之疑矣。

觀竭力耕田句。則知舜往于田。號泣之也。轉出國君。應有田祿。而遂子遠耕。入嚚妻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引俞証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

傲子之謗耳舜所以號泣也
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正其慕之不容自
已以為孝聚百順耕田不過供子職中一
事其他失處甚多不識父母不我愛在那
一件徘徊自問負咎引慝此正一生怨慕
真心事所謂不若是恝景象也此處狀怨
慕已盡下文只反覆抉剔形容之耳
舜心非特窮時尒也假不順于父母即受
堯之天下亦如窮人無所歸情不得以自
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怨慕
迫切之甚何如也四岳舉舜之日瞍已底
豫可此自四岳視也舜心不尒也舜視瞍
嚚一分未格便不可以為人為子此只舜
知之他人不知也須知設論以推極其心
不可認真而以詞害意也

從容不迫

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史記云二女妻

胥天下遷之。猶言將舉天下而禪之也。勞
人二字。殆于田時方有情。
慕之所以难解。正以舜之慕。非若常人隨
其子富貴遷徙之慕。而猶然是孺子之慕
耳。孺子離父母便號泣。只一味懇切。欲淂
父母懷抱。任是可悅的東西。止他泣不淂。
舜但知父母。不知他物。直是造副心腸。故
牽人少慕父母言也。
年至五十。則少艾妻子富貴。俱歷之熟矣。
此而不移其慕。則可以決其終身之慕。故

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
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
就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 猶草一幅怨慕圖
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傳舜之神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總四段作一句結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

曰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謂見其心也。此心在五十前。見慕之所由起。歷山之泣。窮于心。而非窮于遇。此心在五十後。見慕之所以終。永言之思。尊養雖已至。而心猶若有所未至。故曰大孝。予于大舜見之。見之照上非尔所知〻字。真西山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故能如此。

○按舜尚二女時在孫〻又不格姦之後。不特焚廩浚井之事無之。即不告而娶。亦後人好事之談耳。孟子只欲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故就事論事如此。真西山云。便有是事。處之不過如此。可謂善讀書矣。處父子之变以權。處兄弟之变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聖人人倫之至。

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一昳照 狀拾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

舜之事親。一意念不敢少違。當時父雖不
欲違堯。或中心默有不悅。則舜决不敢娶
矣。不告而娶不孝。告不得娶不慈。寧不孝
之居。而不使親蹈不慈之情。此舜之用心
也。
帝之不告。是諒舜之心。與瞽之勢。故爲是
妻。曲調停。程子謂以君治之。極是。
告者下之事。上之礼。豈有以天子告匹夫
者。萬章之問。孟子之答。皆承上告字來。失
之倉卒。而不及檢故耳。
金仁山曰。捐。下也。完廩已下去。而瞽瞍焚
廩。浚井已出去。而瞽瞍揜之。舜之事親。不
使父有殺子之名也。
使舜完廩。則曰父母。焚廩獨曰瞽瞍。是焚
廩止瞽瞍一人也。此舜之所以生也。瞍盖
惑于後妻之嚚。幼子之傲。然父子之恩原

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懟讐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讐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

未斷絶。故雖頑而死生之際。自有以斡旋之。則瞍非真頑也。所以終底豫也。至愛鍾于心。而不可解。舜視象。仍深懇然未嘗責。以知識。故雖知其殺己。而憂喜一聽之弟。憂喜聽之弟。而又非偽。所以為聖人之用情。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舜固是愛弟。亦是順父母處。

象憂二句。總形容舜之天性至情。無形嚴間隔。故因其來便悅。不分何者為舜之喜象之喜也。憂字特倂說。

象欲分牛羊等物。未及百官。而舜舉其未及者言之。此文字巧處。其實舜無成心也。舜托象以臣庶之治。而他日有庳之封。使吏治國。俾不得暴民。聖人仁弟仁民。順應曲當如此。故曰。察于人倫。

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

孟子文章。俱從險處說到乎。說舜不知象之發己。即云奚而不知。然却有忠憂亦喜的心腸。又說舜偽喜。則又言非偽喜。然却有可欺難罔的道理。俱從入難轉處。別出聖人之至情。

生魚之喻至妙。校人烹魚。動殺机也。而子產之生机常在。象之謨蓋。動殺机也。而大舜之生机常在。聖賢惟信其情之常。不計其情之變。人情雖變。而天理未嘗變。故聖賢之心。不與之俱變。

校人謂始舍圉圉。固也。少焉而洋洋。便是遠去。胡為又繼之以攸然而逝。逝非瓮沼之比。寧容以多時名狀之哉。好察者。就此以窮之。則校人屈矣。校人造詞何其不智。反謂子產不智。可笑也。弟魚有得所之理。

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問事 吾書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

子産惟信理以信物。初未嘗于意外察之。所謂鳶飛魚躍見之自心也。何損于智也。象本極惡。不可化誨。舜只不能得其回心。故一見他來。便自歡喜之甚。更不計其他也。何偽之有。来字可味。

○此論舜厚弟之仁。封之有庳。固親愛也。而有似于放。乃親愛無已之思也。王天美曰。或問舜誅四凶。而封象何居。曰得罪于天下。雖弟無赦也。得罪于己。雖誅無誅也。況親弟乎。謂聖人而修匹夫之悌于弟也。然此意。孟子當時。亦不曾覷破。

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和知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

仁人固如是乎。非謂封誅之不均也。凶
不仁。俱有害于民。封象以肆民害。故亦非
仁人所為。然仁民必先于親親。況聖人待
弟。自是與他人不同。天性之恩。無所不辭。
富貴之也。正待弟之恩也。
舜雖友于之極。于弟未嘗無怨怒。但不藏
不宿耳。不藏宿而惟知親愛。此聖人友于
之極也。然此亦孟子因立為天子。封之之
事立論。故有藏宿之說。若舜之心。直是無
怨無怒已耳。
孟子此處。只說聖人親愛其弟。不可使賤。
見親親之仁。下文使吏治。又曲全仁民之
仁。而四凶得罪天下。象得罪一家。所以當
誅不當誅之故。却不曾說。
王陽明曰。靈博之山。有象祠焉。予考有庳
之祠。唐之人嘗毀之。毀于有庳。而猶盛于

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
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
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
○非○正論
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
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
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

此。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于屋
上之烏。而况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
舜也。非為象也。
放字根封字來。封之而使吏代治。不得有
為。似于放耳。正以不得有為。不能暴民。又
無為而身閒。可以源源接見。一舉而三善
也。總是親愛無已。曲盡其仁處。
不得有為。是法行于恩之內。忽親愛之深
而慮之遠。使渠保全。而終享茅土也。常常
而見。是恩洽于義之中。使之常見政事礼
法。忠孝誠敬。自為熏陶轉移耳。或疑瞽瞍
有聖子。而欲殺之何也。金履祥曰。虞氏自
幕至瞽瞍無違命。是國君也。瞍或老悖惑
後妻欲廢嫡立幼。象思以弟奪兄故也。書
曰嬪于虞。則虞為國明矣。又疑舜都蒲阪
有庳今隸湖廣。常常而見。固若此乎。金仁

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嘗不仁之人也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畱畜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大有關係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治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

山曰古者萬國各有諸侯豈奪之以封象
視九州閒田以封之耳今舜陵在道州九
疑安知非南巡接見有庳之事乎

○古語本是形容臣子盛德世遂倡說臣
堯臣父人心啟萌此一段意思人口敢出
此一段議論便是無父無君人心之夷狄
猛獸矣孟子辨臣堯而云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辨臣父而云為天子父以天下養義
正辭嚴明是正戰國之人心而息其邪說
也故曰孟子之功不在三聖下
重堯老舜攝一句見舜攝政時堯正為天
子舜終身在臣位也
咸丘蒙述古語無據孟子引堯典有徵蒙

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於
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
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
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
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
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
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
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痛
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

引孔子之言証其有。孟引孔子斷其無。盖無忌憚者。假孔子以实舜之事。非是熟以斷其非也。

二天子句。謂舜為天子。堯死又以天子代堯。此変非常事。豈真二天子也。此盖承堯帥諸侯朝之來。謂之北面而朝。便不當為三年喪。只當待之以臣礼。乃舜帥天下諸侯為堯服喪。是堯死時。尚為天子明矣。舜既為天子。堯又為天子。非二天子而何。

天子崩。百姓皆服喪三年。世多以百姓為庶民。按唐張說對玄宗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曰。天子命德。因生以受姓。黃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者。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故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也。說之此言。考

快

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引經斷疑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

古誣今。乃不易之典。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是百姓乃有爵土者。三年之服。礼也。礼不下庶人。且有四民之事。豈便爲服。故四海但遏密八音而已。蒙之引詩。亦不論理之有無。只是疑其有是事也。芳于三句。原作詩之志。說詩四句。論說詩之法。如以辭五句。又亦以泥詩之病。舜以尊養之至。爲孝之至。則自古帝王皆然。何獨舜哉。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

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釋經決疑

竊缺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作詩者自言天

聖人。其尊富享保。皆本乎德。而以德備尊養。自與諸為天子者不同。况頑嚚之親。且將爵土不守。為天下所賤。而舜能以天子父尊之。且將宗祀不保。為天下所棄。而舜能以天下養之。以終身之慕。展乎尊養之間。此其孝思之永。豈不可為天下則。時說尊養之至孝。為天下法。非是。

慕親是至情。欲盡至情而以無盡之物。致無盡之情。則生平之思以報親者。於此為至。所以為孝子之至。引詩以永言孝思証之。指其思也。正言其慕也。下引夔夔之敬昇也。

末句借古語而破之言。唸非。作如。此解耳。

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雲漢大雅篇名而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方答本意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

與以堯舜要湯句例看不重感化上。引書只重上二句。破其容有藏之謬耳。

○萬章之問大奇。此事載諸典謨。何須動問。亦以聖人作事。雖非矯激薄於子而厚於人。以傳萬世之名。然世亦有不知其实。慕其名而效之者。君子嚐之輩。況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可深而取。又以為。可深而奪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实。以欺天下者。而乱賊接踵矣。尤屬可惧。故尋個話柄。做個疑端。其意思最為深至。孟子答得。又大奇。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把不能二字。打着萬章上上事。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剖到底。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闡出古今来不經人道的議論。非惟天

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齋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諄詳語

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
切奸雄。亦可消許多癡夢。有功於世教大
矣。不能二字。便含天與人與意在。
堯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孟子本此說天與
而舜之行事。無不如意。便是天默示與之
之意。然天與皆就人心上說。必得人與驗
之。方見天與之決。

天之用寄于鬼神。使主祭。是存乎天也。七
政齊。便是天神格。山川奠。便是地祇順。而
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則百神之
享之迹也。天之立君。凡以為民。使主事。是
暴于民也。明于庶物。察于人倫。便是為天

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於身

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

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

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

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提起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

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

下萬世生民之命，而嶽牧之克從，賓四門
之穆穆。百揆之時敘，則事之治。而百姓安
之迹也。主祭主事須平，然非事治民安，神
亦不享矣。主祭亦是事也。
二十八載，重施澤久，上朝覲訟獄之歸。正
根于此，見天之與舜，使其固結乎民心也。
南河陽城箕山之避。無意與，抑有意與。公若
然無葬探之讓，九錫何殊。蘇子由訊益之
避，何不度德也。曰，大道為公之世，不如未
世之舜避，人心屬，則歸而君之。人心不屬，
則歸而相之，無不可者。然舜禹有堯舜之
顧讓，益無禹讓之事也。舜禹之避，是嫌于
有其子，而俟其遷耳。非輕天下而唯恐不
去己也。益非避天下也。喪畢政歸于啟，獲
盛滿而不可居也。太甲賢而尹歸，成王冠

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應上○天字）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而周去。亦此意也。

此之謂也。指朝覲訟獄謳歌之歸。即天與之謂也。然亦總承一章。天以行事示在神享民安。神享又在民安。故引書以証民心即天意。方是真與。若無德及民。睹奸天位者。敢以堯舜藉口乎哉。

○通章以禹益爲主。以仲尼伊周爲客。天下與子不同。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事當以吾家之理處之。以天下言。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事。當以天下之理處之。故可與子則與子。以爲天下也。非視子重。輕天下而與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以爲天下也。非視子輕。重天下而不與也。

昔人云。堯舜之禪。受堯舜之愛其子也。湯

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

前後書伸縮之妙

武之放伐湯武之舍其身也。二語不朽。

禹之道。即堯舜之道。啓能繼禹之道。便是洊堯舜之傳。是與子即與賢也。敬字最重。禹能堯舜之道。全在敬。若朱均之傲慢。便非敬承矣。

天與命是一樣的。自其理之嘿定謂之天。自其人之稟受謂之命。與舜禹。不與朱均。天也。亦舜禹朱均之命也。與啓。不與益。天也。亦啓益之命也。雖道益就人心不歸。只啟賢。而益施澤不久。即是天命。

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跌法）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伸法）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從君之子聞說）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

與賢與子。人曰堯舜禹為之実莫為之而為。舜禹啟之受天下。人曰舜禹啟致之。実莫之致而至。故曰天命。堯舜豈以失教致不肖。益又豈以薄德致失民哉。

禪受有天下。只有四大机括。一有舜禹之德。一有天子之薦。一徵為相之久。一徵繼世不賢。舜禹全之。故有天下也。益有舜禹之德。天子之薦。而繼世之賢。為相之不久。故民歸啟不歸益也。仲尼止有舜禹之德。故匹夫終其身。伊周有舜禹之德。天子之薦。為相之久。只少一件。繼世非不賢耳。故亦不有天下也。皆天命也。可見禪繼之際。聖人原無適莫。但虛心以聽天之自然。蘇子由云。使禹有臣如堯舜。吾知禹必不以天下授之賢。以啟足以有天下也。

匹夫四節。連絡說。三人俱不重。只借以發

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含蓄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

胡言天不與益

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寄

明益之不有天下。

外丙二句。以趙岐之註為的。天奪二君之速潛意在太甲故也。伊尹放之于桐。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冢宰之義。及于桐者。欲其顧湯墓而興思也。三年者。仲壬死。當有三年之喪也。天之與賢與子。固矣。亦當論其世為唐虞之世。大道為公。風氣尚朴。至夏則漸開。而非唐虞矣。故夫子贊禹曰卑宮室。惡衣服。若天下已向于華。而禹以儉德維之。亦異於茅茨土階之舊矣。人情無欲則不爭。有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明言天與故）**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仲）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

欲則必争。雖聖人亦無如世变何也。故官天下者。必神聖斯擧。家天下者。即中材可託。孟子論繼世而至于桀紂。見及此矣。是傳賢之变為傳子者。非聖人意也。勢也。但聖人從天下起念。非從一家起念。是為善承天命。而非若後之私天下者耳。謂繼世為德衰固不可。謂繼世非世襄亦不可。此章只是說明一个繼字。繼其世者。在于能繼其道。朱均不肖。則不能繼其道。安能繼其世。故天不與也。桀紂大悪。則雖繼其世而不能繼其道。故天廢之也。若啟及太甲成王。乃能繼其道。因以得繼其世也。是夏后殷周之繼道。何異唐虞之以道相禅哉。故曰。其義一也。禹豈德衰也哉。
○伊尹聖之任者也。只一任字。精神具足。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一句最重。前是

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顚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亳商所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受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

任于道德後是任于事功然樂道行道亦做不滑兩觀總一樂道意思做到底蓋堯舜之道原是充滿宇宙貫洽君民的尹之樂也豈清夷恬曠之樂哉乃胸中自有堯舜洞然廓然恍若上揖放勳重華之君下侶康衢擊壤之民者故遇湯可以為堯舜便致君以覺民而親見道之行也可見堯舜有于身則樂若吾身稍汨于非道非義使非堯舜而不樂堯舜行于君民則樂若天下稍一夫不獲不覺亦非堯舜而不樂前後只一道一心尹任之至真而無一毫意念參焉者也

一介取與甚微而尹硜硜必謹與天下千駟並重尹之心無微鉅也非其義也即非堯舜之道故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如此而是義是道者便顧視取與而無嫌矣伐夏

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翻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

救民之不過義道中取之之一事耳
非義二段只是叙其樂堯舜處自認如此
明白肯為一毫苟且而以割烹進身乎須
知尹處畎畝有誹祿之天下與之千駟特
虛構以著其行之潔耳
囂囂然曰幡然改曰兩曰字皆推尹之意
而云非實有此語也總是欲形容任天下
之意故称揚其詞耳
湯之聘而三也是一點堯舜之心若神先
交于尹尹之應其聘也亦是一點堯舜之
心若準先滿于世故初以忠湯者忠桀迨
五就桀而桀不能用乃輸誠告桀曰亡有
日矣桀拒之曰日亡吾亡尹始歸亳獨勸
湯貢舜後不得已憫斯民之陷溺乃說湯
伐桀放之南巢故謂尹之就湯即有伐夏
安民之心非知尹者也孟子於自任天下

舜之道哉（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
然改曰與（疊上一句）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
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
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覺後知後覺如呼）

之重如此。下方接故就湯而說之語。極有分曉。謂夏桀之民。非納之溝中。則事夏爲唐虞。即所以報湯也。惟桀不可輔。夏民終無由被堯舜之澤。只得伐夏以救之。此真唐虞以來。無有任其咎者。伐君自尹始。是于民爲任德。于夏爲任罪。于堯舜爲任道也。不拘堯舜之迹。斯真樂堯舜者之化境也。

知是良知。人心之本体也。覺乃知之苗也。人有不知。只是不覺。如入井惻隱是覺。似夢乍醒。後便有知矣。人人有知覺。特有先後之分。先覺者。氣清而知之本体浮于上也。後覺者。氣濁而知之本体沉于下也。覺後知之全体悉藏呈露。便是致良知。謂之大覺。覺是何物。天理也。天理各足于斯民。故曰天民。覺堯舜之道爲可樂。而天下

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轉結幹照本意）**伐夏救民◎**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發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

不覺。故曰天民之先覺。〻後知後覺者。如
呼寐者而使之醒。以其自有者覺之耳。非
吾有所與也。尹之翻然處覺。得湯可爲堯
舜。於覺世處覺天意在吾身而不可諉。于
民未被澤處覺得自身之痛。而納溝可恥。
總是堯舜之道。觸之即覺。〻之不得不行。
即尹不得時位。亦必有所以覺天下萬世也。
聖賢之學。全在己身上刮得乾淨。無一毫
粘帶。方斡得大事。尹任天下。乃欲正天下。
而正天下得于正己。正己只是一潔字。遠
而去者重道。其潔易知。近而不去者行道。
其潔難知。而其歸則一。
有挾而求曰要。有所以致其求亦曰要。道
在尹。湯不得不求。是湯之求。尹致之也。即
謂要之以堯舜之道亦可也。延借他語反
捍之詞。正見其非要也

則一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
也 天下者乎又轉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
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者
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
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
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 吾聞其以堯
己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拙甚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
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
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 伊
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

引書見他正天下如此。亦見任勞之意。
○癰疽瘠環。轉不及孫子。齊衛無事。不比
適宋。于衛不主孫子。于宋必主貞子。好事
之誣。不辯自明。
有命之說。當是論道之得行不得行。非指
衛卿也。夫子行道于衛。不去孫子乎。然因
孫子以得衛卿。又安能去之哉。得卿而不
去孫子。則道猶然未得行。聖人固若是乎。
拈一命字。鎖了小人許多攀附之心。今了
俗人許多夢擾之心。
子路為人。豈依附權勢者。但為夫子急于
行道。或著有濟變之權。故以告也。抑因兩
子之見。而有所悟乎。
進礼退義非兩事。亦無二意。不進處。即是
退。從退處。便不遽進。不遽進。是進以礼。不
進決退。是退以義。于進之遲。遂退避上見。

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伊尹言 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平居不苟主○○○○引證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

爲礼。于退之勇决果断上。見爲義進礼退
義。而道之將行與否。則不可知之命也。若
萌一毫衡命之念。而增損礼義以從之。便
是無義命矣。聖人礼義未盡。必不先言安
命。聖人礼義已盡。又不妄言造命。盖義之
所在即命。非強命以從義。之命合而不二
也。舊以司城貞子爲宋大夫。此時爲陳侯
周臣。然考闕里志。及年譜。謂孔子過宋後
適鄭。又去鄭適陳。因爲陳侯周臣。是孔子
主貞子。正過宋時之不苟主也。後適陳爲
陳侯周臣以常言之。
○要湯自鬻。或出好事之口。劉亨食牛。史
傳有據。孟子一切抹殺。以大義辨其誣。此
何義也。盖戰國之士。乞墦登壟。無所不爲。
藉口古聖賢猶然。况末世乎。章述人言。亦
陳代村又之誦也。孟子則以大抱負者。必

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又引証）○○○○○倉卒不[illegible]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主）不悅不樂居其國也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與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繫切）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

不肯爲辱人賤行。而始進不正。未有能建奇績于天下者也。此其一生。得力處。亦其維持世道人心處。學者當察其微旨所在也。然史傳皆煨燼之餘。後儒掇拾成書。焉知非因戰國之語。而妄有傳會也。儒者但信理而已。不必深究事之有無也。
不說他入秦。只說在虞事。不說要秦穆。只說不事虞公。是甚見識。
說奚之不諫。而先言宮之奇諫者。唯有宮之奇之諫。而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也。諫者忠臣。不諫者智士。奚若無相秦之功。則未免爲虞之罪人矣。
只以百里奚不諫一句。看出知幾之智來。即此知幾。說他知廢知興。決知食牛干主之汙。又自其智。而推其相秦之功。以見其賢。而必其無自鬻成君之事。議論都從虛

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引証）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文勢錯綜之妙）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

處起。說得的然有據。智以識見言。賢以抱負言。不賢不足以見其智。成君者。成就其君之伯業也。顯君者。以兩戎之長。而與盟中夏也。可傳者。本國蒙其伯威也。

孟子序百里奚于列聖之後。則知奚在當時。必有可觀。今之所傳者。皆食牛之故說。而或非其真也。

萬章上數篇。皆經中史也。馬班之所不能涉其藩者也。看他辨堯舜禹處。便濟天下後世篡弒之禍。辨伊孔奚處。便遏天下後世干求之風。真以文字為功德者也。其有裨于倫教大矣。

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

○上四節。序羣聖之異。下五節。是斷其所
以異。而歸重孔子上。一以樂喻之。而見其
集大成由于聖智之全備。又以射喻之。而
見其聖由于智也。

夷惠言風。謂無迹無考。惟有流風餘韻而
已。若尹則功業在一代。孔則制作在六經
可見也。
声色二句。論身之視聽。非君四句。論世之
出處。横政六句。論所居所處。自視聽推至
出處之大。又自出處推至居鄉之小。一段
密一段。文法當紂三句。緊承上文。声色皆
惡。君民皆非。政俗皆横。故隱居以待清。

自鬻以要其君。識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
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
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
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
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
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伏後清字）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何事非君四句。于五就湯桀見之。是主于必行其道。故曰。終有任的意思在。何事非君者。言事是君。即使之為堯舜之君。何君不可事也。非謂所事即君也。民亦然。

夷之行絕廉。絕有立志。惠之行絕寬。絕敦。故聞風者速亦。俱可為百世之師。頑以知言。懦以守言。鄙以量言。薄以行言。只論其感人之深。以著其清和之極。化人意不重清和字。不可說出。

夫廉懦夫有立志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伏後○任字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

柳下惠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

清者無一毫點染有鳳翔千仞之氣却非矯激。和者無一毫立異。有蓮出泥中之象。却非合汙。任者担當宇宙。非勉為一世之事功。均之能造其極。三聖字最重。而清任和三字尤重。見只為聖之清。餘不能兼也尹惠同。

時者。非聖人趋時。聖人之動無不時也。四可以。時也。四而字。随時也。合之方見神化莫測之心。末獨ノ孔子也。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

集大成緊承時字說来。道妙于時。則不拘一定。要清便清。要任便任。要和便和。那一件不包括。故曰集大成。時則智爲員融通達之見。萬里兼照而不遺。時則聖爲員神不滞之行。衆善點成而無外。所謂始終條理也。

不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 伏後和字 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 敦厚也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

集大成二節。是一直意。總是聖之時。直慿
雜說。故譬之樂。譬之樂不足。故又譬之射
由時而想出集大成。由大成而逗出聖知。
由聖知而論巧力。由巧力而歸重于智。意
自貫通語。却有次第也。
聖德天成何待于集。承上三子說来。乃其
大無不包。非合小以成大也。大成亦影借
之語。始終條理。無一音不始。無一音不終。
正形容孔子之智聖。無一理不備。金清濁
萬殊。上首尾如一。八音克諧。若無先後。然
奏金所以極其变。節玉所以成其章。始終
相成如此。重金声二字。看而字可見。金声
四句。見有始斯有終。始終條理。只是一事。
必智以開其始。斯聖以成其終。復拳聖智
二字。譬之巧力。射者心目明巧。正鵠全在
胸中。然後用挽強破的之力。是巧先力後

膰肉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

巧以命中。力不過至之而已。非巧還于先
即力至亦不能中也。可見有始即有終。而
聖由于智。孔子所以為聖之時也。三子非
無始終。但無條理耳。
智以啓時之機。聖以要時之極。如應世處
有宜清宜任宜和。必先有一點精明圓通
慧識在中。見那處宜清任和。是之謂智。至
于宜清任和處。即合着清任和。究之凡事。
無不得時中之妙。是之謂聖。孔子見時即
合。智聖非有先後。如何分得始終。始終云
者。自條理言也。曰事者。自所觸所行之迹
言也。恐人泥始終為先後。故又以巧力譬
之。巧力一時並用。力之所至。巧之所中。一
時俱到者也。巧寓于力之中。孔子亦不自
知其巧也。不自知乃為真巧。須人必能自
會孔子之妙。始得。曰其中非爾力。分明謂

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
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
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金鐘
屬聲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始始之也終終之
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
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若獨奏
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
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
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並奏
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
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
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
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
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
言故倪寛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孔子之時非力可能力則人巧則天也。問三子有力無智否曰非無智也智偏故所至亦偏。如孔子箭〻中紅心三子東西高下不能正中紅心故只謂聖不可謂聖之大成畢竟他清和任孔子亦不過如此。但孔無不能三子惟能此一件遂得名耳其至二句不可說出巧字然有深味。知始知終者智也至之終之者行也始終條理知行未嘗相離則智不專以知言聖不專以行言可見矣

集大成須承三子來而亦不必入三子講只就時言之謂其变易運用隨時迭見兼善衆理統會全備也自其出無不宜爲時自其內無不備爲集時內不可說集〻內緊貼着時

○通章天子重看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

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極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

悪其害己而去籍。惟恐有。天子也。說天子一位。便見名分凜然。不可干也。說天子之制。便見大小截然。不可僭也。觀天子之臣。且視侯伯子男。則天子之重可知。即不能五十里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官代耕之差。亦天子差之也。內外相馭。大小相維。若此。而諸侯去籍。固天子所必誅也

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略。天子五等。爵之班于天下。君一位六等。爵之班于國中。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略。天子之制節。祿之班于天下。天子之卿四節。祿之班于國中。末節釋代耕之義耳。

爵以位定。田以祿分。天子一位句極重。乃天子之爵。又自誰班。：自天也。身代天工也。一位者。見有截然之分。一定不可亂也。君一位句亦重。兼天子與國次國小國之

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嘗將諸侯豪并僭竊跋扈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

君言也。王朝卿大夫士。則輔天子為君。列國卿大夫士。則輔公矦伯子男為君也天子之制節。乃居重馭軽之意。民功曰庸。附庸者。以治民之功。附諸矦達天子也天子之卿節。乃尊天子而重王臣意。受地是受田。矦田三萬二千畝。卿視之。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子男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皆食其田之所入。所謂祿也。非視其國。而封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也。王畿千里之地。安有許多分地。不言中下士者。想亦視附庸耳

公侯伯子男。捍禦于外。卿大夫士。輔弼于内。故外之公侯伯。亦得入為卿士。位相埒也。内臣之祿。比于外臣者。重王朝也。外臣之祿。比于内臣者。一矦度也。王畿隆。列國殺者。居重馭軽之体。當如是也

名通謂之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此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國有大小。而卿以上不加隆。大夫以下不加殺。蓋祿寖厚而不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祿寖薄而復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代耕之祿。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而末不言下士者。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也

庶人在官者。役有大小。事有煩簡。故受祿亦有五等之差。身不能自耕。而準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耕而後可。足以二字當玩。總是周制之曲盡。先王用心之密也

封建井田。原相表裏。封建上制下者也。爵祿之籍廢。而百里七十五十之制不遵。有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

諸侯而擬王畿者矣。井田下奉上者也。經
界之籍廢。而上中下農之田不給。有履畝
而税什一者矣。上則僭乎君。下則剥乎民。
以武周強幹弱枝之良法。而漸成脛大于
股之頽風。故曰。今之諸侯。天子之罪人也。
○當時天子不迎師。列國不請士。皆緣人
主自挾其貴。而不知賢之可尊。故友德之
風。不見于天下。故孟子論忘勢之交。明尊
賢之義。以等于貴〻也。然忘勢至平公亦
可矣。何尚以為少。蓋友德者。必真有貴德
之實而後可。非僅〻忘勢之謂。必如堯之
友舜。乃為真友德耳。友德從不挾生來。不
挾却當不淂友德。
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
三者之中。惟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

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

皆不挾貴。但有小大之差耳。無獻子之家。視之若無也。不重五人。重獻子樂與忘勢之士爲友。

此引惠公成語。只重友德之意。王順長息非全無德。但上不及子思。次不及顏般。其才當在後使之列。故不敢躋于師友之位。正是尊子思顏般處。事我只帶說。

正論不挾。則至平公亦至矣。然終于此六句。是總一章轉關說。於不挾再進一步也。

敘事中自斷制

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

與共天位等。非止是一不挾，乃上友德之盡頭處，非是少平公也。

人主有祿位，弗與賢共，則雖有不挾之雅，終非愛國之誠。與士之尊賢何異？士之友德，無可用力。王公友德，則不至加上位，便非真能尊賢者矣。

迭為賓主，只是礼遇之隆。堯自咨其君臣名分，而懽然如賓主之相接，非真更迭為賓主。此就裕降嬀汭，未納百揆時說，只重交友。不必入天位與共，方是章旨。

因當時但知貴貴為義，而不知尊賢為義，故曰義一也。重尊賢邊，義者宜也。君臣之義不可廢。上下之交，尤不可廢。天子友匹夫。

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急換過脉大奇

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于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而不為訕。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易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朋友之倫。非如堯之友舜。舜之事堯。不足以為君臣朋友二倫之至也。而其祇載之敬。憂喜之同。不告之娶。則父子兄弟夫婦之倫。皆堯舜立其極。故曰聖人人倫之至。
○萬章本意。全在諸侯猶禦。數句。蓋指秦楚之併吞小國。齊韓趙魏之窃君土也。疑孟子于齊雖不受祿而頻受其餽。於列國則傳食。而但受其餽。心竊以為不當如是故泛問交際之不義者。以開其端。繼以卻之不恭為疑。孟子以為不當卻。又以他辭無受為論。孟子以為不必卻。則不義之餽不可受。似難仲辨。故設禦人以例諸侯之罷。而孟子又原法原理以寬之。而以孔子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訕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必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

折衷之故猶禦一節乃一章樞要前四節論交際只虛々檃括其旨後二節論事道亦間々旁証其說前後只是一意通章以孔子為準的以事道為歸宿

萬章苛責物之從来便始終以為可却孟子寛責物之從来故始終以為可受取諸民之不義句孟子視之甚輕萬章言之却重他辭無受緊連心却一氣說斯孔子受之是主意歸宿處

殷受三句言三代一法不容他有辯說於今日尤為嚴憲法所必誅者也

或疑孟子同是孔子易無道之心事而辭受取予處未免稍寬且孔所委蛇者一時之風俗孟所委蛇者一身之藩籬也曰時不同也孟子時下士之意雖偽而風則可

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

尚也。孟子急乘其折節之虛意。以貽師臣賓臣之節。故寬其餽問之所自來。以為接見通情之始。孔以獵較為兆。孟以交際為兆。同一事道不得已之苦心也。然無處而却百鎰。將行而辭萬鍾。其介未嘗少貶。事道之心益明矣。

章問諸侯猶禦。孟言比今諸侯。或比或殺。不指加賦之小昔說。但瞻就窃國言。數句章中對緊處。

論王法。禦人乃不待教而誅。諸侯縱取非其有。亦不與盜同條。安得極其物之從來。而并于禦人之盜哉。謂諸侯之橫取為盜。乃充不義之類。至于義之至精至密處。始謂之盜耳。論義之盡頭。必是一介不取。：一介者。未免于義有碍也。然義之說雖至

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根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

嚴義之用亦至寬。待諸侯必從寬論。而不可從至嚴者論也。則安可視為真盜也。

獵較爭奪之事。如何例得交際。蓋獵較非美俗。而假為奉祭之需。則其托名也大矣。所以可從橫。取非美法。而假為養賢之餽則其托名也美矣。所以可受。孔子因獵較而可以漸化不美之俗。則孔子之兆行矣。孟子因受餽。而思以轉移不美之國。則孟子未始不欲兆之行也。此聖賢不得已為道之心也。

亦獵較者。孔子為政。不禁止魯人去獵較非自己為之也。獵較正取物不以禮者。孰若餽之以禮來也。

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

章問孔子之仕非仕道與。玩語意。亦是知孟子事道。但疑事道中多此一段委曲耳孟子則以啟事道。交際必不可卻。而舉孔子為左證。

器有常數。如太廟籩豆各十二。羣公籩豆各八之類。實有常品。言不以難得之物。供簿書正數也。孔子不遽欲更。但潛移默奪如此。正是微示吾道可行之端。故曰為之兆。當時疑其道之難行。而不以端倪示人。益重其疑甚矣。故于同俗之中。示以吾道不難易世。而可為世用也。兆足以行謂示行道之端。昭著于耳目。則即此可大用。而人又不吾大用。斯終無望矣。總是承上不去。推明事道之旨。輕言去之不輕也。

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復辯詰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祭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亂

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與之人。故非可為則為兆。可行則見而仕。非獨獵較見可為之仕。季桓子見可與之人也。而交際中兆可為。即見其可机于交際中。而仕也。或公養中兆可為。即見其可机于公養中而仕也。為兆二字。便了孔子生平。直是多少委曲婉轉。不為已甚之意。

從交際說到此處。乃孟子微意。孟子發因諸侯交際。故行道之机。究是守孔子家法。故論孔子委曲事道如此。見交際之不當卻明矣。總是借交際以發事道之深情。非以仕止明辭受也。講孔子事。不必以交際牽合。

○此章專重行道。首說仕非為貧。便見仕以行道。從有時乎為貧。亦未嘗不為道也。

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整 ○齋 ○平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

蓋抱關擊柝。卑貧之極。自有抱關擊柝之道也。如孔子言委吏。言乘田。皆隨位以行道。可見道與仕俱。卑貧且然。况高位乎。彼位卑不免罪者。正以急于行道。高言于位外耳。豈爲祿而不顧位中所行之道哉。若立人本朝。執得罪之。正爲道非爲貧也。乃尸曠而道不行。可恥孰甚焉。孟子見當時立朝者。居高享厚。藉口爲貧而仕。實不知道爲何物。故發此論。

宜者。稱職之謂。與行道異。職有大小。隨在可以自盡。固亦道之行處。然非經濟裁成不謂道之行也。

而曰字。非孔子有是語。孟子度其意言之。謂位委吏。則言委吏。位乘田。則言乘田。若稍有不稱。便不免曠職。故必會計當。牛羊茁。總了得事。孔子爲小官。不爲祿如此。

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尚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

位卑句借來陪說。蓋天下亦有居卑而輕銳喜事者。與居高而緘默保位者正相反。立朝而道不行。則虛其尊富。豈不內愧可恥乎。即辭尊富而去。亦難以謝天下矣。

○士不敢比于託國之諸侯。而又不安于爲臣。所是以身寄于編氓。而亢其道于堯舜之上哉。君而賤我也。周則受之。君而賓師我也。亟餽則摽之。孟子客卿可爲。而祿不可受。齊王可朝。而召不可往。餽遺可受。而無處必却。此其析義之精微神妙處。故因萬章之問而詳論之。見君之處士。必如堯之待舜。方是能養能舉。即穆公之於子思。養且未能。不惟不可得其受賜。亦周與餽之。不可得其常受也。

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

周字即餽字君待民曰周士亦民也故受餽即同于周賜字即託字君待臣曰賜士未臣也故不受賜即不任其託上不敢以名分言見不敢上同于[illegible]下不敢以職分言見不敢混同于至無非守士之分而盡其恭己之礼也

士受餽而不受賜亦須餽送有道乃肯受之不則子思麾之大門之外矣玩卒之一字見聖賢戢之不戢處受則延使于内不受則止于外非逐去之謂也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

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視其空乏而周郵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賜謂與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

老萊子以齒剛舌柔規子思。子思曰。吾不
能舌。故不能事君。卽其爲臣之不肯爲舌。
則未爲臣之不憚爲齒可知已。牖一濫遂
爲田子方。道逢子擊不爲禮。而曰貧賤者
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此流于傲也。因魏
文侯諸人以處君窮國。故士爭傲之。而時
君益以下士博名。士氣君日養而高。故孟
子抗賓師体而于其間。使道尊而展布持
易。亦不得已救時之策也。

務以君命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不敢勞
賢也。子思三句。是發當時部餽之意。以見
已所言爲養賢之道也。繆公正是國君。故
歸轉子思。與上國君欲養君子應。

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
不重養。還重舉
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數以君命來餽
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
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
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
悔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
者未必能用也
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
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
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
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

加諸上位。即納百揆之位。登庸祖政。所與共天位者。

孟子受餽不受祿者。正以當時無尊賢之君。故以子思之自重者自處。而餽之非道者。未嘗受也。時君之尊賢如此。而可仕以食其祿哉。觀其論說賢不能舉。又不能養。追說到堯之養舜上。意殊委婉。可想見其久于齊。非我志之心事矣。

○通章以礼義二字作骨。前云不敢見于諸侯礼也。往役義也。後云義路也。礼門也。此是相照應處。子思之不滿繆公。稟之之不應景公。只是守此礼義耳。況士抱礼義者。縱雖庶人。我雖無官。而論德則可為萬

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傳通也質者士

乘之師。君既為多聞為賢。則必當論德。不當論位。故師之可。不則友之亦可。而召之決不可也。以士有此礼義也。

首節是守分。礼也亦是義。次節是自重。義也亦是礼。合礼處即義。失義處即非礼

往役是義。而亦有以不往為義者。須重說義不當往。而以往見不義足之

多聞與賢就一人說。賢人博學。乃君所受教。故曰師。諸侯欲見賢。而反召天子之所不敢召。義之不可往也決矣

繆公欲友子思。尚加于召一等。景公之招虞人。高于本分數級。而二子不受。况士德堪帝師。而可往見諸侯。此文字善挑翻處。繆公云。千乘之國。使有驕士之意。似以友

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

本色語明白

士為已之絕行了。子思抗詞以荅之。是欲折其驕而使之下意。事之二句。謂古人只説個事之。豈曾説個友之。如繆公所云也。豈不曰以下。是推其意。事以德二句。繆公乃周天子封建諸侯之長。求友一介之士。尚不可得。况窮國之諸侯。欲馳一介之使。召見天子之師乎。而况二字。是細合。尊者。緊要處

引虞人。又以暢不可召之説。見君固不可召賢。賢者亦必不往也。謂賢者而智出虞人下也。

旃本無文。象庶人之質素。旌有華采。象大夫之文明。旂畫交龍。象君人之变化。以士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

乃既仕之士也。庶人不敢過分。賢人不可屈節。以貴招賤。非以不賢招賢。况字極可想。君子非是自高。只緣平日認个礼義。事事要在上面行耳。這礼義即是吾本心。但就制事上說謂義。就檢身上說謂礼。天理裁制之宜。乃吾人日用必由之途。舍此一步行不去。故曰路。天理中正之節。乃吾人動履防閑之則。舍此出入無所措。故曰門。礼義人人皆有。惟君子能由能出入者。多闇是以析。義理之變。其賢足以守。礼義之正也。以能由能出入。自素行言。而出處進退在其中。引詩証由路。而履者礼也。既云君子所履則出入是門可知。義礼亦正不易的。亦變通不拘的。君子之能由能出入者。如為士。則以不往見為礼。

旂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通帛曰旂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一句根起就結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義爲庶人則又以徂役爲礼義若爲臣則
又以急趨君命爲礼義孔子之官職應召
亦各由是路各出入是門而已往見則去
此礼義景公所不得于虞人者而諸侯可
得于士乎
玩由字出入字從路字門字生来礼義之
細微曲折甚多曰由曰出入有盤旋往復
于此而終身不離意出處又由與出入之
大關鍵而肯以往路岐吾路以侯門越吾
門
○此章論友善之量宜廣不可泥由鄉國
及天下而今人及古人也一鄉善士等句
泛說人之有善者說非我做一鄉之善士
方去友一鄉善士云云也三斯字最妙氣
味相投斷一來便合耳友鄉國天下時即
在誦讀論古人矣故友天下善士不足盡

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萬章曰
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
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孔子方仕而任
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孟子謂
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有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
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
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

取善之量而不徒世上論又豈是尚論也論世者論當世之世則友鄉國天下論異世之世則誦詩讀書論當世方知天下之人論異世方知古人第古人往矣雖詩書不見其世執詩書亦非其世古有鄉士國士天下士須從一鄉一國天下之世論之誦讀即詩其世可以無詩書也詩書字文世為实境必開卷見古人于吾心掩卷見吾心之古人方是能論世能誦讀詩書若也天下古今共是一世把當時善士與古人共是一論但論鄉國天下處只說得友字尚論處方是尚友尚友者亦欲得其人之善以資吾心之善非徒論之知之友之也須從心之處以受人不自滿足做起不則聖賢覿面亦蹉過不能知如鄉館中腐儒終日誦若稽古帝堯關關雎鳩謂之誦

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者讀書可乎
○章中反覆之三字最重。積誠以感動。尽力以扶持懇〻惻〻。直到無可用情處。此方是反覆有毫髮未盡。不可質諸鬼神。亦吾忠誠之未至也。不可便說易位。便說要去。觀伊尹于太甲。微箕比干於紂。便是樣子。
正對者。君貽社稷之危。而易位以定之。此宗臣之行權而不失其正者也。對君之道惟此為正。
王勃然變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驗其善養浩氣。王色定。然後敢問異姓之卿。此可驗其足用為善。

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踈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五終

四書代言孟子六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峨 玄液父 校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告子論性之旨。只是生之謂性一句。杞柳湍水食色仁內義外之說。總未嘗變而註引荀揚來論者。正竟類坐義之盡。非告子之性宗也。

註以天理訓性。告子卻原不以為天理。只以人心之不資于見聞。不繫于思慮者為性耳。如甘食悅色。便是故。以為杞柳。而仁義則同于鑿混沌之竅者矣。若惟以義屬桮棬。雖又兼仁言者。告子見得仁上惟愛親之天理與悅色之人致為性生。至親之仁良。不忍行政。便以為矯揉。而非性生之本然矣。故總之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孟子卷之六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朱熹集註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

仁義本不待為。纔說人力。便失天命本然。告子病在一為字孟子就他為字。翻出戕賊字來。見人性不待戕賊。破他以人性為仁義。尚未說到性之善也。棄仁義而不為。即是仁義之禍。非謂害性也。不為仁義者。豈論害性哉。告子以性中本無仁義。分明是以戕賊人性。方有仁義也。然桮棬成而杞柳賊厠矣。若仁義成。其人方且為仁人。為義士。雖道反說戕賊了這个人。○杞柳言善惡皆性之所無。湍水言善惡皆非性之所能主。所謂無善無不善也。孟子就東西中指出上下二字。告子便動不得。告子只一決字。便是他鑿處。孟子三使字。摶擊字。皆由決字生來。就其破綻處而大為裂之。非破他不欲人為善。只是破他

者必子之言夫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波流瀠洄之貌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

逆人性爲善之鑿也。叫做水。性決無不下。叫做人。性決無不善。孟子就性之本体論也。奈何人見過顙在山之水。不疑水有過顙在山之性。人見人之爲不善。便疑人有不善之性也。不知人性本善。而可使爲不善。由內之欲。出與物搆。外之誘。入與心戰。此與搏激之勢何異。豈性之初則然哉。不善之非本性。則性之無不善明矣。試觀搏激之水。終歸于下。陷溺之甚。清于平旦。益見性有定体。善其本然。而不善其使然也。

○性字從心從生。謂人所生來之心也。從生着。自氣上言。從心着。則謂此心灵妙之理。良知良能。即是善也。告子只見生一邊。專論知覺。而不論知覺中之良知。專論運動。而不論運動中之良能。則人是此氣質。

山是豈（振起）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然則犬

物亦是此氣質。而犬牛與人。同一性矣。若犬牛不得同于人。則人性自有灵於物處。而其本善也又何疑。

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氣與人物所同。理非人物所異。若知人物所同。人物所異。便精生之謂性。亦無不可。告子所謂生。是自人生之後而言。不能析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處。孟子于。人物。有。生之。後。而即。會。于兩。儀。未判之。先。故獨提性善宗旨以折服之也。

性即心也。心上生出仁義礼智。皆是性也。故單言心。不必兼言生也。彼謂以生為氣。以氣上所載之理為性。亦隔一塵。而況單以氣為性耶。中庸首揭天命之謂性。天命者。天所降之衷也。書稱上帝降衷于民。厥有恒性。則心之即性明矣。孟子得子思之

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

傳。七篇之中。皆以心論性。如牛山章。以仁義之心論性。富歲章。以理義之心論性。舍生章。以羞惡之心論性。而云養其大。立其大者語。俱以求心工夫為盡性。正與子思戒愼中和之旨。相契合也。自古聖賢。皆以心論性。獨怪宋儒輩出。性學大明。而乃有氣質之說。由是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其說並流天壤間矣。無忌憚之徒。藉以氣質。益以甚其不肖之習。其害性豈微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夫亦舉氣與性並言。以令人之易曉。而奈何後儒遂以氣質言性也。奈何今之人。尚因襲其說。而不于心性間反求之也。

○告子以仁義皆非性之所有。故曰食色性也。當下既是。不待安排。所謂生之謂性其本旨也。既聞犬牛人之論。故就生而休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曰異於白[illegible]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

(反覆致詳)

味之覺。其食悅色之情。亦是愛之根於心。而不可已者。故曰仁內。若義則斷是外也。仁愛根心而生。若与其食悅色一様。只就此認爲內。而非指仁民愛物統体之仁也。義外者。如節飲食。戒淫色。必從先王礼法。朋友熏陶得之。此杞柳桮棬之說所自起也。果如此說。則物則非性。物欲是性矣。豈有物有則之義哉。孟子直從物則上論性。隱然通極于天命之初。聖人復起不易者也。胡東源云。義內亦不專以敬長言。如仁中許多條件。不從孩提性生者。便屬之義。得告子立言之旨矣。

告子仁內。亦只言个愛耳。愛是情非性。若窮到何以不得不愛處。便是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仁既內矣。故以義爲外也。得乎。告子境上取義。故認長爲外。孟子從上取

乎。長之者義乎。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義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

義故辨長之爲内。言長人之長。畢竟由吾心去長他。分明長做不得主。全是我長之做主。則權度悉由中出。而義非外明矣。卽謂白人白馬不異。我以爲白。謂非吾心之分別可乎。

以白辨長。從色生來。以耆炙辨長。從食生來。就所明攻所蔽。是善論事處。

()仁義内告子分内外。而孟子歷歷辨之。都内外之名立。而議論愈多矣。公都子行吾敬三字。極說得内外合。

孟子析辨季子。只要破先酌鄉人之說。而恐其不服。故說叔父與弟之喩。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言。卻端重。叔父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有時易乎。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端重。伯兄上見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敬。有時易乎。庸敬

其所明者而通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内 鄉人長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知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

斯須隨時斟酌。所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張。而因人轉移者也。義之内昭昭矣。|公都子須知義根于心。而不知因時制宜。实為義之妙用。得庸敬斯須之説。遂語出一時字。生出冬日夏日之喻。以發明時宜之妙也。

○論性有自本体者。有自發用者。有自源頭者有自流弊者。其实皆是性。性之本体。原是無善無不善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流弊處。必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諸人各就所見。如瞽盲之摸象。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足。或裂性体。不能會通。惟孟子從源頭上。論為正。性善固矣。而善源不究其的確。只據惻隱等情。徒從良知良能。隨声附和。曰性善云爾。荀楊諸人。必掩耳咲之矣。惟推極本

婉轉開合

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反○諸○亦在外也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内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

根窮其變態。不惟孔孟及周程之言。互有發明。即公都子引告子或人之言。亦各有個根據。而不能不幻銷于性善之一言者。則爲〻物之。性。皆從。乾。元始耳。古人論降衷之初。性命常合。論受中之後。性命常分。孔子以相近言性。〻分于命。正從人生而靜時說。孟子以繼善言性。〻合于命。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惟程伯子洞照及此。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者。繼于天命。成性者。成于氣質。天命之性。一成而氣質合焉。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爲本。曰生。則命落于氣質。曰靜。則氣質未用事。正喜怒哀樂之中。斯時上智下愚。俱不甚相遠。故謂之相近也。此論于受中之後也。彼言有善有不善者。是以習性濫真性。言可以爲善不善者。是

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扶]孟子曰乃若其情則[◎性]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善○之○髓]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

直指習以為性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言。已竄人生而靜之時。但不知向上之善原在。故以仁義為外。而其說似是而非。孟子直透。人生而靜。以上。是以繼善言性。非以成性言性也。蓋從不容說若而說之。故徵諸情之可以為善。而善自見。孔子正為性徒雜說。故徵言相近。以露乾元之倪。未嘗析為四德。孟子析之。亦于其不可分者強分之耳。程伊川又泥性中只有仁義礼智。曷嘗有孝弟來。愚則謂人性只無極之真而已。曷嘗有四德。既有四者之德。豈不有食色之欲。性為善惡之統宗。太極生兩儀有陰陽。即有淋慝也。故性善者。太極也。萬善之母也。何又曰。無善無惡。太極本無極也。一成性便有善惡。而易于為善者。陰昼陽紀。乃還性初也。悪性轉為善性者。但轉

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也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波欄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耳疊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蓰。 恭者

其習。不轉其体。釋氏謂不斷性惡而証善提。吾儒謂不斷食色而践形尽性也。噫微矣。

曰情。曰才。曰心。曰則。曰德。総之一性也。心所具之本体。有自然中正之矩。謂之則。此乃吾人秉執為常的。謂之彛。彛常中覺一種天真。油然悦心處。謂之懿德之好。此乃從性上發動的情思。謂之情。而所以能發動。由性見情處謂之才。尽性工夫。全要于才上擴充。以善其情之用。故尽其才。即尽性。性情才。就一時言。若稍分。漸次便不能展轉于三說之彙曰矣。

性是静的。情才是動的。如灰中種火。則灰外便熱。性如火。情如熱。其能為熱者才也。情字不泛指人情。謂就不善人說。而其情致所向。必有可以為善者在。即此幾微之

欲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引証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

天可以窺性之本善也曰則可以為善見不可為不善也曰乃所謂善即人無有不善也緊承若夫二句正見不善之非性也惻隱之心云云皆指不善而窺其幾微之善端以驗其本性也曰皆有是同情也曰固有是本性也有本性方有同情觀同情益以徵本性

才是就惻隱羞惡等處言之緊〻落在情字上乃運性為情之力量本事也思與求處皆才也人之為不善只是不思〻則必求〻則必盡其才所倍蓰無筭之根源受病處也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一物有一物之理本来停當自然恰好處若有規則而不可易故曰法好懿德全自物則秉彝發根是指其行乎惻隱等處善無勉強真有歡洽之

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棄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禀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意故曰好。々懿德。正情之善也。先云物則秉夷者。本其情之由。以深著性之善也。孔子說詩。加一必字故字。而性善了然矣。孟子以情驗性。將性善源頭。都指透了。真得天命率性之嫡傳者。

○此章分明是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二句的詮疏。欲明人性之同。而先推所以不同者。由于陷溺使然。即如麰麥之有豐凶。亦非性之殊也。就物欲而推聖人。亦只與我同類。豈不與我同心。故又自形之同。說到心之同。而曰。聖人特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正見人不異于聖。而降才之不殊也。麰麥亦天所降之才。其種似人心之含机。其實似人心之生机。其熟似人心之化机。由種而生而熟。則降才之不殊可見。而有不同者。則指富歲凶歲所收之多寡言之。

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非柴変同○字天変作地○字三韓楷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神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 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

即富歲之中。肥磽在地。雨露在時。不齊在
人事。俱不在麰麥也。盖知陷溺在人爲。不
在人心。人心之暴。特無所賴耳。謂人心以
富歲賴則可。謂降才以凶歲殊則不可。
聖人與我同類。比人皆可以爲堯舜。說得
尤親切。謂人皆可爲堯舜。猶以堯舜作主。
而我去爲之。謂聖人与我同類。直以我作
主。而以聖人同之也。親切何如。而又何疑
乎。聖人先得句亦此意。而翁參二語。尤說
得津津有味。
前曰鑠。着以火銷金之名。外逼內也。道心
惟微之狀如此。曰陷溺。以水沒人之名。內
汩外也。人心惟危之狀如此。形容心之害。
最爲警切。
聖人與我同類。正說才同。其根于心自無
不同。故龍子以下。挑剔个心之同來。見聖

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富歲轉辨麥又轉爲足口耳目反覆辨如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

人與我同只爭得一个先字耳。理義悅心非論悅之同。是形容同然的心。不斷然而然之妙。見人心無不同。而降才之不殊也前云。何獨至于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後云。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二獨字。二同字。相呼應最為喫緊。

先得者。對凡人陷溺之久者言。其實無先也。要重人之同。聖上着用氣質清明等語又是聖人方有此心。非同然矣。

口于嗜。耳目于声色。皆心之悅處。然非悅我心也。惟理義乃我心也。理義之悅。是我心之自悅也。獨以味為例者。耳目悅。出而外接。口之悅。入而內覺者也。理義正我心內覺之真者。口一動。便覺芻豢之味。不必問芻豢。而口之悅。〻我口也。心一動。便覺

者無目者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斡轉筆。力萬鈞。。。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應同。類。字。。。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釋子日枉

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又曰理義之悅我以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一語。三折◎

理義之味。不必問理義所心之悅。〻我心也。天机之妙。不待安排。故不曰心悅理義而曰理義之悅我心。人心同以理義爲然惟然之。斯無不悅也。理義只是一件。理爲真体。即是妙用。義爲妙用。不離真体。而然理義。〻只是一念。此心然理義。又共是一体。然理義者。心之自然固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同然也。心之安處。即是天理。非心上具有天理。而云人心外又有天理。謬之謬矣。聖人先得。只是不失而云斯人未得。聖人独得其心。可乎哉。

○此章在氣上論心。上孟云。氣壹動志。見氣之不可暴也。氣之清濁。乃心存亡之候氣清則心與人相近。氣濁則心違禽獸不遠。而身之動靜。又氣清濁之候。守靜是爲夜氣。而息其心。妄動是爲旦晝。而亡其心

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以◎山木對說◎◎◎ 感慨有味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

故養心當養氣。養氣當養靜。心無妄動。斯氣清而心常存。仁義不可勝用矣。
郊大國句最要着眼。斧斤牛羊所自來也。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乱。避大國意也
二節俱重下半段。非牛羊又從而牧。則萌蘖之生。日生日長矣。非牿之反覆。則平旦之氣。日清日明矣。
雖存乎人。照下違禽獸看。就既失後。追論未失之前。似乎無良心者。故曰雖。又曰豈。無非承上山木來説也。
人身之氣。曰夜氣。曰平旦之氣。何也。此處正驗人身與天地運氣閑會。日用紛紜。至夜雖動亦靜。氣便寧一。故爲夜氣。自夜至旦雖靜亦動。一種清明氣味尚在。故爲平旦之氣。旦字領夜字來。天地晦冥之運。人心夢覺之關。俱在于此。夜氣清明。良心賴

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

以少滋平旦之氣。清明良心。却秉以出。故
平旦之後。永保此清明之氣。則良心可存。
若日間害未甚。夜氣覺有生息。是謂日夜
之所息。至旦晝梏亡反復。連夜氣亦不得
寧靜。這點平旦相近之心。亦不可得。是謂
夜氣不足以存。始爲人欲入。天理便去。謂
之放失。後來旦晝不善。心爲欲所拘縛。如
罪人不能擺脫。故曰梏亡。
仁義是性。好惡是情。平旦無好惡可見。而
涵好惡之真。其氣清明。無所好惡。便是相
近。照下是[illegible]。故曰人。非聖賢也。
幾[illegible]之後。復萌一點真机。此
正道[illegible]亦人心之危者也。人之異
于禽獸者[illegible]自人。初。得天地之心言也。
好惡与人相近者幾希。自剥後之交見天
地之心言也。

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
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
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
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
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
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
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
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
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
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
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

苟得其養節。只空〻說。是文章。軟處。若粘拘以山木人心入講。則沫節不得力矣。引孔子之言。只是言心。得失之易。保守之。難見不。可不養。非贊心之妙也。亦不可平貼操存之時。即入之時。便有可知。若一舍則即亡。出而不入。無定時而莫知其鄉也使知其定鄉。亦可定其時矣。故不可分無定向。無定時也。

孟子百計千方。只要發明性善。乍見鑄蹴已極力指點。然人生有幾个陡然遇着的光景有幾个垂危立死的境界。舍此又何處討惻隱羞惡本相出來。故又說日夜息處。點出平旦一段氣象。其好惡坦然。即是性善真面目發露也。

○人主之心。原頭本無不知。惟專心聽賢啟沃則智日開而莠耶侫褋進。一移其心。

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就入喻）（提句）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櫱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奕

則智日塞齊王不智。正坐此弊。生物學奕
二節。宜一意看。見賢時少。便是信任不專。
惟齊王不專用孟子。使羣小交攻。徑寸幾
何。堪其誘引。此王心之所以不智也。皆由
聽賢之不專也。何惑之有。
此即牿之反覆者也。萌字根山木章來。前
言雨露以潤澤言。此言日暴。以陽明對小
人之陰蝕言。
吾見亦罕。已不勝寒之者矣。況又有鴻鵠
之馳乎。是進見之頃。亦寒之曠。而非暴之
時矣。又何以開其聰明而智乎。
不專心致志。正不智根由。通章此四字着
精神。雖與俱學。是順遞口氣。為是其志二
句。是騰翻口氣。
人心善端。一滃便生。易生二字。是最提。醒
人。豪

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
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
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
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
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
也

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
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
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
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
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勝邪自

○通章總是反覆挑出。今。人。必有之良。心。以。示人。所。謂性善也。層〻翻美。真一捆一條痕。一掌。一把血。

正。々我所欲四句。非勉人之詞。論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心也。生死有義。內。義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全是義做主張。如何較得輕重。

舍生取義。人之本心。此心以窮迫而見。宴樂而亡。何也。窮迫時。看此身無所留碍。可死則死。足以成義也。若宴安時。內顧妻妾。四顧宮室。外顧親識。不勝留戀。曾不思鄉者窮乞時。寧死則三者皆身外長物。鄉者得生避患有所不為。今為三者為之。其本心安在。本心豈獨在行人乞人哉。何行乞之人皆賢。而有宮室妻妾親識之人。獨不能為行人乞人也。可哀也。

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分析上意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

生非介義不義之間何用舍義非介生不生之間何用舍生而取欲曰不可得兼生亦我所欲三節反覆發明人心之必然取義然到底不說破義不義語意自雋永全在何不由是四字轉換精神由是二字見降衷秉彝如此後說出其本心正與此應

人皆有之句極重承上反復所論而決其秉彝之心人所必有也賢者不過能勿喪耳欲惡有甚于生死孟子𢌞不得已別出一點良心使人知自擇若賢者則生順死安只見義理務無較量生死也

孟子說人皆有之恐人不信又指出簞豆一節以喚醒人心正是良心人所必有但真心當危迫方見耳行乞皆能決生死于危迫者非引為欲惡甚生死之証也

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進一步）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

不受嗟蹴之心。如電光忽過。景不及捕。稍落第二念則擾擾萬慮便起。未必不受矣此不受的人。與下受無礼義萬鍾的。作一人看。亦指陷溺者説。賢者則時時是礼義。豈待嗟蹴時見我。

萬鍾對簞豆。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緩急不同。物重而事緩。乃不辨礼義而受之。此必有所為矣。何加。謂得失不係于生死。猶云沒要緊也。蓋我自有所以為我者在。有此萬鍾不加。無此萬鍾不損也。言外見萬鍾亦非决不可有。但視礼義耳。

萬鍾於我何加焉。語氣全此一頓。前言不受嗟蹴以得生。則今日受此萬鍾。非為生死可知。意者求之身外。為宮室寺事與照下鄉為六句看。乃叫起文法。鄉為六句。只就上慨嘆。見令人莫解意。如不為此三者

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

則受之何爲。如果爲此三者。則三者係已淂。可已而不已。與不受嘑蹴之心。何大相悖戾也。故曰失其本心。與上賢者勿喪句相照。
以萬鍾營宮室。侈妻妾。誠非矣。若以賑窮乏。則負夫之取。轉爲俠士之施。猶不失礼義也。然爲窮乏而欲其淂我。則私矣。又止爲所識之窮乏。亦何隘乎。天理人欲。其机最微。嚴嘑蹴之辨于淂生之候。人欲中有天理之流行。亦無礼義之物于窮乏之人。雖天理之事。而莫非人欲。縱肆矣。然總之受萬鍾時。天理不勝人欲。可不謹哉。
○此章只是教人求心。亦言就有仁義合言之只一个心。三知字求放心之方。知淂心放。心即在了。我欲仁。斯仁至矣。非外面求個放心回來也。

之鄕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見

心在身中。心亦內境耳。身實在。心中也。天包地外。身地而。心天也。路在事內。路亦行跡耳。事盡在路內也。海起漚浮。事漚而路海也。此人心人路之說也。心之真精曰仁。仁之虛圓曰心。非以仁為心所具之理也。心所由之處是路。路之能由是心。非義何以為真心之地也。能求心即是由路。行路亦可以會心。學者當即心論仁。就心問路。不放其心。乃所以不舍其路也。此學問只在求放心也。

放。非馳騖之謂。求非操存之謂。若不識本來面目。求即是放。識得時。寧獨操存是收。即放下亦是收矣。

聖賢之學。只是求仁便了。求放心。乃千古真學問也。曰無他者。謂學問之道。不必他有所事也。唐虞學問之祖。只精一以執中。

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醒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知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

孔顔學問之師。只博約以復礼。而豈有他
也。謂博學審問以求放心者非。
求心之功有三。未放而守之。存養之學問
也。將放而防之。愼獨之學問也。已放而収
之。善反之學問也。
○人心本伸于萬物之上。乃屈于物而不
能伸故借指之屈伸立論。發人一點好勝
之我心。易而爲羞惡之真心也。心之若人。
在方寸間提醒之耳。正是不遠秦楚之路。
○以桐梓喩身。見身之當善養也。重所以
二字。所以者養其心志。非口体之身也。
所以養身。即存養桐梓上見。日夜之所息
即所以養。旦旦而伐之。即非所以養。歸重
一思字。非是概其不思乃醒之使用思也。
無名章以心對指言。重信字。桐梓章以木
對身言。重生字。指欲其信。而心尤欲其信。

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曰今有無名
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 指點妙
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
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 新奇
不知類也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
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
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 挑發妙
思甚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

木欲其生。而身尤欲其生。故當以信之之道養心。以生之之道養身。若耳目蔽于物交。口腹害于飢渴。是以賊之道養之。雖生亦死矣。身原非與桐梓較輕重。只不曾想之到耳。重看一甚字。

○通章教人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其緊要在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曰賤場師。曰狼疾人都着則為二字。見養小者為小人。由己不能考其善不善耳。末二節反覆甚言養小之必害大。而見小之不可養也人為昏〻惘〻。不自照察。所以至小害大。賤害貴若一考省。必有內斷而改絃不暇者。曰於己取之。正示以自考方法等級分量。當身而具。取以自考。輕重較然矣。分有獨尊為貴。聽其後使為賤。權無不統為大。各任一官為小。心志口腹不可說出。

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解善不善字］◎◎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

無以小害大者。正無以賤害貴也。玩養其小者二句。小大已該貴賤了。場師二節總是小害大之喻。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斷說到切近處也。飲食之人。指貪饕富貴者言。登壟乞墦。故孟子剌之為小人。養心志。即在不溺口腹上。心有撙節。不以口腹用事。便非養小失大矣。着一失字。正形容嗜慾迷人便把心体都遺失了。若是不失則參天地。贊化育的大人。亦只此口腹口腹豈是小的。是設言以見養小之必失大也。

養心志。不外養口腹。如羞乞墦。便可養此心之廉恥。辭萬鍾便可養此心之礼義。能守嘑蹴不受之口腹。即養行乞之心志矣

○公都子或從大体。或從小体。是兩開問。孟子亦是兩開答。一邊說耳目之官。到則

（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二節抑揚結法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

引之而已矣。一邊說心之官。到此為大人而已矣。而介而已矣。是兩結之詞。物交物。先立乎其大者。下接一則字。俱極有力。心為耳目引去。是從其小体。耳目聽令于心。是從其大体。要重先立其大三句。耳目因無所思。故無所得。以小体而至奪大体。心則能思。思則得其職。即不蔽于声色之物。故耳目係之。物心則係之以天。立。下先。而天定。從于後。而物。紅數小大之義極為明透。心之官則思。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為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大學之誠意。中庸之慎思。此吾儒立道之門。窮理盡性。必由于此先立。其大能思之謂也。若外思言立。非告子之強制則釋氏之苦空矣。

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要心

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范浚心

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聖人雖無不通。只充滿此心無思之量耳。究竟是當人本來之心。故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則。予合下赤子最初之心。即有培植而保全之照。常人物交之後言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返于何思何慮。是謂乾元統天之學。

○孟子委曲為要人爵一流人。計畫之詞。若謂今人之修天爵。已非古人比矣。然天爵修而人爵得。天爵棄而人爵亡。則要人爵者。不當一日不修天爵也。重惑之甚矣。乃。不得已喚醒。人處欲心。自辨其惑也。仁義忠信。使是善。此性善也。樂之而不倦此情善也。性者天之所命。情者天之所欲。故曰天爵。理義之悅心。懿德之好。可欲之善。皆樂善不倦也。必樂善不倦。方是仁義。

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

忠信之有諸已也。若爲人爵以修天爵。則善非樂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樂善倦矣。是以人心汨天心也。要之之心。即有棄之心。天爵之本先亡。棄之之時。大異要之時。人爵之本又亡。故曰亦終必亡。

○通章提醒人。在弗思耳三字。吾儒優游仁義中。不知爲飽亦。不以聞譽爲榮。不願人之膏粱文繡者。就世。之慕膏粱文繡者。借。以點醒之。耳。所以二字。大有意。味。人在世間。誰不欲貴。然人元來自有个貴。若人所貴者。則權柄在別人。自家做不得主。那見其可貴。而人往往欣羨他。不過見他口食膏粱。身被文繡耳。然我自家都都是有的。心体自得充。然自足。何等滋味。譽聞根仁義說。施字照上飽字。既飽之後。流于既溢。何等華美。不曰称于人。而曰施于

◎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幷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能以爵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旣醉以酒旣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

身着。正打看貴于己言。見爲良貴。而非趙孟能賤者也。

○仁勝不仁。乃是理欲大分。我欲仁。斯仁至矣。若有真实勝他志意。即便勝了。一點真心。如太陽一照。魑魅自消。今之爲仁者。只陽浮慕以從事。自欺〻人。此杯水車薪之論也。是藉口不可勝。乃是不欲勝之耳。豈非助不仁之甚。以身爲爐而後已也。與于不仁之甚。作自己說。自言天理勝不得人欲。是使人欲愈熾。終雖撲滅。天理愈微。夜氣不足以存。故曰亦終必亡而已矣。二句須一提說。

○孟子不以他物言仁。而獨取五穀。蓋于美種中有。獨見其真者在也。明是天理人欲之喻。曰種之美者。謂此一點灵心。涵無涯之生机。然須有以熟之。方遂其生机。沛

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達而成其美也。苟不為熟之。則本心生机斷稿。不如荑稗之生。潛長而無窮也。是天理消鑠。不如人欲生旺。則為仁者。豈可令人欲加于天理之上哉。亦在乎熟之而已。熟之工夫何如。勿正勿忘勿助長是也。舊以他道為比。人未有種荑稗者。荑稗。無種自。潛滋于五穀中。細思物理。便浔宗旨。
○上達之妙。不離下學。傳其可傳。而不可得者有其中矣。
舍彀以求射。舍規矩以求巧。固不能有成而執彀以盡射之變。執規矩以盡器之神。亦非善學者之用其師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孟子之守孔法可想見矣。
○此章亦是論性。何。以明。之。礼者四德之一。人心中天然之規矩也。即性也。任人習

矣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作之難熟而并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有力。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 任人要破礼字亦是異端 ◎◎

闡告子食色性也之論。而得其槩。乃曰不以礼食。不親迎。則以。人欲。是性。天理。非性矣。孟子只就其言析之。見論物者。當從平處察情。不當從偏處起論。何以欲食而不敢紾兄之臂。欲色而不敢摟其處子。直說到民之秉彝。有物有則處矣。

屋廬子說兩个礼重。胸中儘自井〻。但了了。于心。未能了〻。于口耳。非疑食色之重也。

理欲須以大分並較。始為兩平。礼本重于食色。若舉食色之重。與礼之輕者相較。是升寸木于岑樓。而詫鈎金于輿羽矣。是輕者反重〻者反輕。豈輕重之常哉。惟取礼之重者。與食色之重者。兩〻相形。則礼之在重明矣

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

物自有高卑。而以上下為高早者变也。物自有輕重。而以多寡為輕重者变也。理欲輕重。自有定論。而以常变為輕重。乃理欲之变也。屋廬子所云礼重。道其常也。孟子謂紾兄摟子之不可犯。穷其变也。道其常。則礼在食色中。是以制食色。穷其变。則食色在礼外。決不可以踰礼。

告子所謂食色。直指墮地思乳。開眼見老時言。此正與親々仁也。同時並見者。故曰性也。任人以事應之緩急論之。落于後天矣。告子之指原不如此。任人之説卻是他影響來。

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戾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〇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

○此章重一爲字。有無限意思。無限工夫。下文亦爲之而已矣。弗爲耳。所不爲也。與人病不求。子歸而求。二求字。俱是一爲字。曹交蓋有志者。食粟二句。藹然欣慕聖人悔吝自家的意思。孟子之言。俱是盡情勸勉之意。朱子說他以形体求聖人。又說他求道不篤。不特看壞曹交。連孟子誨人之切處都錯過了。反以爲不容他受業。不知在曹交宜請留在孟子自宜少。遜道理自合。如此耳

無力有力。全在一念奮靡上見。以不勝一疋雛。而曰舉百鈞。非必其果能也。只形容力之勇怯無常。在人自用耳。獨行獨斷。鬼神避之。況爲堯舜。乃吾分內事乎。

有輕重之引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圜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常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截上生下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

人見說堯舜便驚勸。他做堯舜便自諉。孟子提出徐行後長來見。一徐行即是孝弟。孝弟便是堯舜。不可以堯舜之道為高遠。這个孝弟就是了。無非說歸实地。激人之以為堯舜也。
徐行後長。此後之一念。便是揖讓之思。故疾徐之心。即堯桀之辨。聖狂之介。分于一念也。服堯三句。重在行堯之行上。然非本于為堯之心。則衣冠言行。豈遂可為堯也。為堯只一个恭心。為桀只一个傲心。而根原于赤子之心。赤子不慮不學。而知愛知敬。堯舜之心。只是不失赤子。不思不勉而盡孝弟之極。所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者也。舍孝弟之不學不慮。又何以為堯舜之不思不勉也。故曰。堯舜之心至今在。果在何處

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應為心字）（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又應）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應有）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無力）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

在孩提。在稍長是也。
人之良知良能。原于帝降。是天開此一路。
以為人生日用常行者也。孩提稍長之愛
敬。皆由路而不知。惟歸而体認于良心真
切處。則孝弟之道。觸處而形。愈体認。愈無
窮。隨心所運。皆可合道。皆可得師矣。
孟子先說為。又恐他肓修瞎做故又拈出
个知字來。知則任其所為矣。為只要常醒
此知体。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入井知惻隱。
嘑蹴不屑也。豈待認此而後知哉。心之靈
明。即為真知。是是非非。黑白不爽。特患不
于路上由耳。遵路便為堯舜。背道便是桀
跖。自欺自慊。由己而司人乎哉。曰子歸而
求之有餘師。正指點他為堯舜之精也。孟
子引誘曹交語。氣大是直捷如此。
〇人子處親之变。有必不可怨的。怨固不

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真知人
病不求耳必為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畱此而受業也〇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
曰何以言之曰怨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
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
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

是有必不可不怨的，不怨亦不是。孟子論到愈疏不可磯處，真非致曲盡性者不能。小弁之詩，雖有怨親之辭。然却依依戀戀，不忍撤舍割絶于親。此點合頭。正在仁孝腔子裏。聖賢所以取之。看凱風何以不怨。便知述高子之言怨者，以非温柔敦厚之体也。然詩自有怨体，必本于人情所不能無者。小弁怨之得体者也。故曰可以怨

愈疏者，親亦疏我，而我若不爲意也。不可磯者，如水激石，非石怒，乃水怒也。石比母，水比子。若無所容也。一是外之深。一是發之暴。故皆以爲不孝。

小弁宜怨而孝未至。故孟子引舜至孝。五十而慕云者。以舜至五十，已無怨矣。小弁之怨，自慕生也。則親親所以爲孝也。独惜

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

其孝未至。而怨慕之心不終。若能如舜。則貴為天子。亦若窮人無所歸。何至登極之後。遂忘其父也哉。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觀戍申之役可見。或曰。小弁之怨。何以孝不能終。蓋小弁乃其傅為之作。非出自太子本念也。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以一服八。何以異于鄒敵楚哉。是未嘗不言利也。但其言自有主腦耳。故曰。願聞其指。孟子以仁義為指者也。宋牼以利為指者也。指之不同。功效隨之。所歸王伯之分。公私之路也。孟子独惓惓宋牼者。以挽回世道之具。固在聖賢。而挽回世道之机。亦寄于策士也。

世主兵連禍結。毒民于死。其初只是計利一念。若說之以不利。則彼不求其所以利

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

峻折

是以不利罷兵。又且以利興兵矣。將兵之
衆不罷。而亂亡相續也。若說之仁義。則兵可
民黷武之舉。雖利亦不爲。而休兵息民之
事。雖不利亦爲之。斯永無搆兵之日矣。
懷是懷抱之懷。孝弟畢竟歸念。懷利者。以
事君爲利而後爲之也。懷仁義者。以事君
爲仁義所當然。而吾當自盡也。非謂舉此
利舉此仁義去事君也。餘倣此。弟自下事
上言。都重君父兄。以此號撥其臣子。弟
然後重君臣。上君臣之間。號一正。而國之
安危于斯。端緒易心矣。蓋士以此號王。王
以此號三軍。三軍以此號舉國。號者號召
之義。蘇者。因號召而抱本有以赴也。
懷以相接。要在去字上。說得去字醒。然
後懷字十分精神。仁義人所固有。不可令

穢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其志　可悄然大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去。○後尚望其復來。曰終去。則無望矣。此是雖不術極言其必至于此也。利原非人必有所覆與只因法執見去定離君不遠也。

○通章遠陵推明不盡錄。蓋言不報。謂不往答禮也。而一見一不見。是有報有不報矣。既言不享。謂禮意不及幣也。若以禮意在幣。則均是幣交。若以禮意在見。則均未來見。何以分成不成也。蓋季子為君居守。雖以越國。欲來而不得來。幣交渾是實意。儲子為相。可以造邑。得來而不肯來。幣

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事言保兵息

新安陳氏

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爭而異處有異十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

交便是虛文。故孟子之見季子。報其意。而非報其幣也。處守爲相。鄒字平陸字。是一篇話脉。
連得間喜其。請教。有地也。非指間隙也。爲其爲相與儕設詞以問。非眞以爲相疑其師也。
引書詞。重在不役志一句。儀即是志。多儀者。乃意之厚也。志物兩欠。總成个享。志缺便不成享矣。書詞原說得明白。爲不成享句了。發爲其爲相句。只說他不成享。未說出所以不成。屋廬子默契其旨。而於或人之疑。說出來將之節。講之乎蓋二句。可謂極善發明。
或人之問。非問見不見。只是問幣交異同。

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

何以儲子謂之不親寡

○孟子因齊不用故名實未加而去髡譏雖三段總在仕齊無功上故首云名實未加而去之因名實未加繼之曰無益于人國因無益人國又繼之曰爲其事無其功非賢人所以自見也孟子答之亦只一意首言君子之仁只在本心之安不在事功之迹既不在事功上論仁豈可譏其無益于國若曰爲其事無其功是始終責君子以事功之迹豈知君子所爲不在事功只在本心之安而又遑恤人之議論也其所以名實未加之故雖予顯言第以百里奚之用而伯孔子之不用而去微示其意耳

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爲處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妙論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

主旨也。委婉深至。究然孔氏家法。先認為人為仁。見孟子在三卿之中。是先名實者宜致君澤民。建為人之功。以加于上下。始成仁人。乃未加而去。毋乃私于自為而非仁乎。是以事功論仁。孟子只以心之天理論仁。而不拘于自為為人之迹。伯夷自為。尹惠為人。正見迹不必論。惟論趨之一于仁而已。是孟子急仁句推開說。即孟子自寫照。

魯無削之事。孟子亦不辨其誣。只借虞不用賢。影出齊不用已來。若是乎賢者無益于國。推開魯事。撰孟子身上晴訊。孟子論一自里奚。虞不用則亡。秦用則伯。若曰吾

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揚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

非無名實之可加也。不用故耳。而安得謂
其無益也。一伯佐尚關國之興亡。況不為
奚者乎。

變國俗者。只是因此而夫婦之情愈篤。非
化其善哭也。內是蘊藉。外是作為。〻其事
來形諸外說。功者為之成就也。此四句。漸
說入賢者身上來。故遂說無賢者。影着孟
子名實未加上。〻不知君子非無事功。特未
遂其所為耳。

孟子非強說賢者未易識。正謂賢者事功
必人用之而後見。齊不能用我。故不得不
去。然尚有望之之情。不欲為悻〻之怒。窮

者之無益於國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
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
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
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
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
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

日之宿。則一段愛君之意。若與孔子去魯一轍。但衆人自不知耳。孔子為魯司寇。着不用二字。正見孔子所以去者此也。乃魯人紛紛。或議為肉。或議為無礼。而至于所以去之故。誰人識得。孔子立心忠厚。以微罪自居。所謂忠臣去國不絜其名也。膰肉不至。小故也。遂不税冕而行。毋乃過乎。此所云微罪也。正不欲顯其君相之大失也。本以不用欲去。而必要个缘由。所以托膰肉而行。便非苟去。愛君而又自愛。此可見魯人為肉為礼之議。不識君子之所為。然則君子所為。衆人領能識其事。或然而心不然。寄迹在此。寄意在彼。用甚圓而世人以方執之。不亦愚乎。孟子自含所以去齊之心。終不顯釋貺之三說。正自信于寸衷。成天理之是已耳。豈

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

貴于人之識哉。若用心委曲微妙處。爲衆人識破。何足爲賢。

○此亦春秋鈇鉞之義。重當時君臣一邊。王降而伯。識者已抱無將之憂。然葵丘之會。猶存王迹之遺。五伯罪之魁。亦是功之首。陵夷至于戰國之君。皆犯五禁。而爲大夫者。又從臾以逢其惡。此其罪豈容逭乎。今之大夫。如孫吳之類。當時不以爲罪。而反以爲良臣。故孟子誅之。

五伯爲三王之罪人。爲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爲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楚其濫觴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齊田氏晉三卿。其禍首也。

詳巡狩之事。見賞罰之權。惟天子主得。詳述職之事。見征伐之權。亦惟天子主得。緊

豈髡之所能識哉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

二段整齊壯皇氣勢雄壯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摟是故二字。以立罪五伯之案。摟諸侯以伐諸侯。則違王命矣。名雖伐。实則討矣。先王衆建諸侯。總是重民。故時巡而行補助。入疆而察土田。而責讓誅移皆其殘虐乎民者也。

諸侯無王而实有王。五伯尊王而实無王。故曰。五伯假之也。三王之罪人也。

桓文未出。權雖不在天子。諸侯亦未盡得天子之權。其權散也。桓文既出。独尽得天子之權。而衆諸侯咸稟命。周天子籍以尊其權聚也。權散而夷狄縱横。權聚而臣疑于主。不用王命。而合諸侯之謀。併諸侯之力。又假以王命。是竊其法而壞其法也。桓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述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文之功罪定。而王道明矣。
初命。由身以及家。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三
命。由朝廷以及國也。四命內修政事。而又
恭行天罰五命外修隣好。而又奉行天命。
五者皆天子之禁。桓公独申明之。廼是挾
天子以令諸侯處薄責桓公之私盟。厚誅
諸侯以犯禁也。犯禁是犯王法。故曰五伯
之罪人也。
曰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則知刑賞
當稟命天子。独不知征伐當稟命天子乎。
故止曰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未說犯禁者。
請命天子討之。正為後日用兵張本。開摟
諸侯伐諸侯之端也。伯者用兵必有名。有
名莫大于伐逆命之國。伐國而不請命。此
所以得罪于三王也。桓公若能令于諸侯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有不歸于好

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
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
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
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
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
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
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
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
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
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

者請天子討之。如此則上可以明王法。下可以肅侯度。身可以免摟伐之罪。即垂于今。亦不至有惡之可長矣。

長君之惡者。無能而與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狡惡之人也。長君惡罪亦不輕。特較之逢君者曰小耳。與善戰服上刑同例

今之使諸侯犯五禁而陷大惡者。皆大夫逢迎所致。律以王法。非今之諸侯之罪人乎。如下文慎子之欲伐齊。及自負我能為君辟土地云云。皆逢君之惡也。

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鄒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

○此章重一仁字。仁即此心之天理也。牽之斯為道。孟子首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可。亦是于理上去不得。總是一仁字。我明告子以下。俱發明然且不可之意。又掉轉殃民來。文章之關鎖照應處也。末以君子事君之法言之。而說至志于仁而後已。乃文章之結煞處也。不教而用。非是論到戰不勝處。而以不勝見殺為殃民也。蓋謂教化陵夷。民不知道久矣。當今務在教民。俾知礼義。各綏厥猷。庶克胥匡以生。如夫子曰。教民亦可以即戎。非謂教民為即戎計也。今不能教。而用民以逞。是不務安輯。而貽禍生靈。非殃民而何。堯舜之世。文命德教。使民協和時雍

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罪[illegible]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illegible]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illegible]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

不忍以師旅動衆也。故曰不容。
天下事只論是非。即一勝而取南陽。亦于
理不可。況未必勝乎。慎子名到。禽滑釐其
師也。慎子自言能不戰屈人之兵。驟聞不
可之言。以爲此不但吾不知。即吾師禽滑
釐亦不知也。註原欠妥。
典常制也。籍方冊也。諸侯祭祀會同之制。
受之天子。載之方冊。藏之宗廟。故曰宗廟
典籍。兼朝祭言。不可單言祭也。
齊魯之地。均非始封之舊。而田氏之齊。亦
非太公之齊。孟子只責魯。故不暇論耳。以
諸侯當天子之事。是見在土地。在所當損。
而齊雖千里。亦不當魯損之也。背王制而
又殃民。則不仁甚矣。豈君子所以事君。
仁者不忍之忍。有不忍越。愛民不忍殃。
此仁也。由仁心而行即是道。然世主昏庸。

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幷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

必逐事引到道理上来便是引心以入于
仁。是道者。所由適於仁之路也。故責當道
總是一心作用。內無富強之念。外自無逾
制殘民之事矣。
○此章專罪人臣。我能為君等語。乃此輩
逞能口嘴自以為取天下之秘密。全在于
此。不知如此富強。是毒藥猛獸。即與天下。
不能一朝居也。甚言賊民之臣。未有不反
中其身。及其子孫。非國家之福也。
由今之道節。痛快激切。見欲安天下。須变
今之俗始得耳。行之為道。習以成風為俗。
其实一也。
孟子此論。自當時觀之。若迂且激。既而六
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

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肅示一務
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
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
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痛快直截 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
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

○白圭憤世苛斂。矯爲此說。意雖美而非聖人中正之道。畢竟以惡薄行之。其流弊至于去人倫。無君子。便是中國而夷狄之也。且賦太輕。究必增之益甚。如漢文蠲租減稅。至武帝筭及舟車。此天地乘除之理。故惟堯舜什一之道。萬世無弊也。

商賈之智。不可以治國家。故子之道貉道句最重。未論稅法。直說到華夷界限處。關係匪輕。

禹貢云。咸則三讓。咸賦中邦。正謂中國不同于四裔也。貉地所出有限。無可取之物。無城郭等項。是人倫廢滅之鄉。君子不立之地。其所用亦有限。是有不必取之勢。若中國人倫所出。君子所聚。決不可輕賦。而不取也。君子匡直人倫。而主中國。其可無乎。君子不可無。則賦以養君子者。又可輕

也約要結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鼠上生下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

乎。什一之稅。蓋酌下之所供。足上之所用。斷不可輕重于其間也。輕則貉。重則桀矣。末二語最有關係。當時富桀者。皆藉口于取。故以堯舜之道裁之。

○白圭學識極小。二十取一。見利于一時也。壅水勝禹。見利于一國也。不知君子立法。要通天下。達萬世。孟子一說堯舜之道一說水之道。使是大學識。大經綸

白圭自矜壅水之術。孟子就其言而闢之論禹抑洪水之災。圭貽洪水之害。此是他最着精神處。前重順逆。後重利害。

順水之性。乃會通字之意來解。不可以性字順字。即指為道。道猶路也。水自有路。乃天地脈絡。陰陽關會。所謂由地中行。乃其道也。水之道以海為歸。禹惟循其道。而以四海為壑。若不循其道。而以鄰國為壑。則

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

與逆行之洚水無異矣。逢水便同洪水之害。古出于造化。禹以人事挽之。今人害乃與天灾同。故謂仁人之所惡也。禹治水以仁民。圭以治水。反成洪水。其得罪仁人何如。而自詫以為愈。不亦妄乎。

○朱子謂亮與諒同。而以信訓之。然匹夫匹婦之諒。君子貞而不諒。則信之小者。君子不貴也。張子讀惡作去声。言君子不為小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漢疏云。不言信而言亮者。其体在信。其用在明。即書亮采之亮也。人心体。上見得明白。無纖介之疑。然後可固執而不渝。若自信不過。安能不為搖惑乎。執字中。亦有圓神之妙。非執一之執也。

○為政。是舉國聽其發施。非小可任用。故孟子亦以大臣期之。不在一才一技上論

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痛快之甚 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

善道之得行者。喜其為善類將興之兆。斯道大行之机。不必說克之道即我之道之者。天下之公理也。爲政者。豈可無強知多聞。孟子言之者。非謂樂正子所短也。謂其好善。而能融三者于一善也。恃其強智多聞。必訑訑自喜。而安能好人之善。惟有強智多聞。而不以蓬斷斷休休。集思廣益。則以天下公共之心納天下公共之善。雖有才技無所用之矣。樂正子善人也。自已抱有可欲之善。善與善技。故反之心而可欲。遇人之善而亦欲之。爲人二字極重。心之虛。故量之宏。故云優于天下者。以天下之善優之也。好善優于天下。只論好善之分量能如是。非指樂正子優天下也。夫苟好善。則一念虛懷。包括四海。故風声韻色。能傾動四海

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

[illegible]衆。告以善者。謂以善益相臣之不及也。
[illegible]謂其能用人也。此條就國說。
[illegible]字下得極妙。非是我去距人。人自遠去
而不就也。下節正反言以足上意。
○此言君子之仕。就三去三。俱指仕言。不
作出處看。就三是。君子之仕。去三是。君子
不苟仕。總泛論其仕如此。朱子因與孔子
之仕相類。故引行可際可公養為証。其實
不可看定孔子論也。首以道為去就。次以
禮為去就。末只因周乏之義而受。成去就
不得。故不言就與去也。
陳子之問古君子者。急傷當時之不可仕
而言也。故孟子以君子不得已之仕告之
所就三。不執一途而就。所去三。不執一途
而槩去。有多少委曲意
敬在心。禮在外。循云恭而有禮也。將行其

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
◎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
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
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
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
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
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
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

言。則道可行矣。尚未仕也。故言就之。
周之可受。全在有此悔過之言。猶知存。吾
道也。免死而已。謂道不行。言不從。受周之
何爲者。此士之恥也。因飢餓不能去。稍免
死即去矣。
○此章成敗之机。不專在天意。全在人心
之自處上。謂人之生全。多得于處憂患來
人之死亡。多得于處安樂來。非謂憂患皆
天之成人。安樂皆天之敗人也。
孟子惟聖賢說個天玉成之意。蓋聖賢心
性本善。特待天意動之。忍之。才能本裕。特
待天意增益之。必先所以四字相應。天意
只在增益其不能。而全由動心忍性來。而
忍性又始于動心。試以心驗之自見。
聖賢勝大任。全仗所能。而心性稍未存養
良能似减矣。茲從困窮中。竦動其良心。斯

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免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

能強忍其性体。而聰明智慧。由此以出。才能若或增之。爲聖君。爲賢相興王霸伯。孰非此能之運用哉

孟子云。不動心者。不動由動中出。震撼之極。轉見怡愉也。孟子云性善者。本性必閱歷堅忍。收斂愈密。降衷保合也。論聖賢進德。曰動心忍性。自困危激厲言也。論學者全功。曰存心養性。自生平從事言也。心也性也。一而已矣。以性作氣質之性着非。

天將降節。打頭一天字。便見天之作用。人恒過節。打頭一人字。便見人之作用。天之成人也大抵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而當大任。人之自成也亦。故困心衡慮徵色發聲。止可以改過。

中人改過。亦是心性工夫。諸侯保國之要心性操鍊。天子人以心性。又予以憂患成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空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徵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

其心性。又予以安樂試其心性。達人順承天意。自然忍動。中人逆休天意。亦可于作喻處忍動。若國無法家拂士。敵國外患。則心性不動忍。兩無字。乃人主自無之也。不把這兩件在心。性上。忍動耳。可見心性生理也。忍動生机也。憂患乃生路也。然憂患不皆生機。知憂患者。能生耳。生憂患二句。只論道理如此。勉人不可躭于安樂。惰于憂患也。

○此欲人當善于休教也。教思之心無窮有微權妙用。我不可明言而人陰受其益者。皆曲成之術也。故曰多術。不屑教而使之自悟。亦委曲造就之也。是亦二字。見多術意。君子于教外行其教。人于術中得其術。況屑教者。化導之術。豈其微哉。

國外患者國恒亡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以上文○○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勵之明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者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六終

四書代言孟子七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㟳　玄液父　校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心字。性字。天字。命字。共是一件。盡字。知字。存字。養字。事字。修字。立字。共是一功。蓋人生有心。心之生處曰性。性原命于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而繼之未發之中。二者表也。心性天命之一可識矣。始言盡心。終言立命。其照應甚明。

此心之性。原是天命。心即命也。而我欲立之。是究全天命之性于心也。盡心而性無遺歟。必知性。而心有靈悟也。知性即自知天盡字。知字。是徹上徹下語。初問一一理會。是盡心知性。用功到盡頭處。處只是盡心知性。此節是總論。而着實下手處。在存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二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

養二字。而存養工夫。又須做到盡頭處。不可歇手。後二節最要緊。俱下所以二字。三節總是一節。一章只是盡其心一句。心性非兩物。存養亦非兩事。心之生為性。性之涵為心。存心者。就在養處存。養性者。就在存處養也。無動無靜。合一之功也。何不曰存養其心性乎。曰性注為心。覺易走捉。故言存。心原是性。涵有妙用。故曰養。存之養之。則天命于吾身。吾奉承無歉矣。故曰事天。如事親者守親所生之身即是也。心性天所命于吾身。而吾知之存之養之。皆所以修身處。然生死門頭。看未破。遂謂自將死。心性工夫可少罷。則天命從此一念墜矣。故我自有一。死生者在。殀壽不能貳我。非我不貳乎。殀壽也。存養修身。死而後已。壽則心性與身俱存。殀則心性不與

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先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値之吉凶皆

身俱滅。天命自我植立。有常存宇宙間者。故曰立命。此知天之至。事天之極。而天命之性。完全于心之結果處也。事天比知天較實。立命比事天較神。總是一个盡心。宋儒明儒。諸說紛紜於此章終未融貫。

()此申上節末了之意。恐人溺氣數而汨心性也。君子惟盡心性以立命。而氣數毫不介意。順字即上俟字。盡道即存養修身也。知命亦本知天來。只重順受其正句。出于天命。俱皆正的。人為所召。乃為不正。人為即非順矣。立岩墻之下。可謂順受其正乎。死一也。盡道而死為正命。桎梏而死非正命。此處辨得明白。則終身盡道。只是存養以事天。而不以夭壽二其心。所謂修身以俟之者也。所以立命也。所謂順受其正也。人世物欲壓天理。皆岩墻也。私意纏胸

莫之致而至者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如何為桎梏）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固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不說破又說破）（鏡）**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花○水○月）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

竭皆桎梏也。知命而存養。自安穩脫洒矣。
○以有益無益撥轉內外之關。只宜ㄱ說求在我便有益。求在外便無益。深著我之當求。而外之不可求也。世之舍內務外者。乞墦登壟。無所不至。故以得不得醒之。若說出我之為我。外之為外。便無味。求之二句。宜一串說。求雖有道。而得自有命在。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体。此皆備之我也。但人落後天。不識人與我原無二。便不能實有之。故曰反身。反者。後天。之權詞也。若誠處仁也我也。即欲分之不得矣反身而誠。如以水注水盤中。任其凝為氷。化為水。皆是此物。樂者。心之本体。雖不同乎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七情之樂。自心自解。不可以言語傳也。此正可以見皆備之景象。若反身未誠。則我猶與物為二。便無

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强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强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可憐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

皆備景象。又安能樂。
我者。萬物之合。物者我之散也。是物理皆
实有于我身。而以順施于物。即是仁。所謂
欲立〻人。欲達〻人者也。惟身未能实有
此理。此心覺有不樂處。故於恕必須強。漸
漸我與萬物融通。故曰求仁莫近。即是一
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意思。
萬物皆備。真我也。誠字應備字。身字近字。
根我字說。反身而誠。適得其我也。強恕而
行。求在我者也。所謂求則得之。有益者也。
○行習即是由。乃不能不由。非能由也。能
由便是知了。行暫而習久。著淺而察深。由
行至習則是終身由于道中。日用而不知
也。衆字指人說。要得言外微省人意。
○二章一意。上勉人以知恥。下戒人不用
恥。〻字要發得痛切。人心可以罔一世。不

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自家有恥不用）

者無所用恥焉（如萬○金○之◎子○不用） 為一機械（錢）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轉得好）

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

可以對獨知。此羞惡之真。有種之良也。八常存養此心。久之自然耻無可耻。是不欲不爲之心。可以無不可爲者。故于人爲知爲机变之巧者。曰爲。便非真心。曰巧。便與有不爲之心相反。無所用三字極妙。人之机械日熟。久之反以爲天理人情之宜。即有恥心。亦無處用得他着了。無所用恥。則與禽獸何異。不得復列于人矣。

○言而古之。见今之不然意。孟子盖爲妻婦輩發也。玩何獨不然語意。洌重賢士一邊。語氣至此一頓。樂道句。正起下文。謂賢士果如此。則人君不可得臣。况敢賤之乎。是秦之士賤。自賤之也。磯君不能好善忘勢。亦由今之士。不能樂道忘勢耳。一

○此挽回遊士之趣。尊德樂義四字。是一篇骨子。德義本一物而别名。窮則爲義。達

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盖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存以自安而不狥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言不以貧賤而移不

則爲道德義之道總曰善也。皆性分固有。人惟性分不足。故胸中無主。而以外遇爲加損。若內足于己。則窮達皆宜。人不知而得已，人知之而不失望。爲但不囂ㄣ也哉。不論人知不知。一味囂ㄣ。故兩用之字。凡人人不能自得。皆起于有欲。在己無可尊可樂。便受不得窮。有心求達。雖強爲囂ㄣ。終是不能。宜玩可以二字。

士只有一个己。ㄣ只有一身。ㄣ只有一善。善卽德義道也。窮不失義。自操守言。達不離道。自推行言。總完得一个己。ㄣ見于世。非表暴也。淵媚山輝。我有所重于世也。識取善字本体。順逆境界。自不能移。獨善時善不減。兼善時善不增也。陋巷簞瓢。與飢溺由己者。同道者也。

尊德以下。只明囂ㄣ之故。而遂說在所畧。

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又振ㄣ窮達字)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不是實話)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 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知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敎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末引古人所以囂囂處。見古来無欲自得者如此。非是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实也。窮達不在一毫事功着脚看。兩則字精神

○待文王。無文王。不以時言。即豪傑生文王之世。亦不師文王也。從人問。渡者便是。凡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方是真豪傑。

人皆可為堯舜。而世以氣質分別凡民豪傑。不知有待而興。凡民因非天生。無待而興。豪傑实由人作。一待字。斷送多少人。

○曰附是本無而忽加。自視欿然。是真見己有足重。外物毫不入其心胸。看饒韓魏而視欿然。則有意薄之。與有意艷之同一流人矣。何過人之有。過人遠。自心之超論

○遁者。天理之當然也。不得已而勞之殺之。是此心原欲佚之生之也。君民共往来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附益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真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

乎天理之中。安得有怨。使民如築城鑿池之類。註所言民事非是。

夫治無意而已。虛舟之觸。褊心弗怒。網罟設則魚鳥驚矣。此有意無意之別也。

○此因論王民之忘。而推王道之無為。有以体天地之撰也。王民之不怨。不庸。不知。皆王治之化于無迹。而過化實本所存之神以流出來。天地生物不測。而根于為物不二。是以一神流為兩化也。王者政教。化而無迹。皆由中所存者。一點神机默運之妙。了聖德淵微。精神潛孚默宰處。從此中流出。自然過之即化。即天地。自一神者流出。為兩化也。若伯者假仁義所存者先非矣。安能過之化哉。即捨物有濟。亦小補耳。驩虞者。感其恩。而虞其失。鼓舞中見惟悴之意。驩驩者。須把天地父母体貼。先正云伯

一手擧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一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怨**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用功也豐民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孝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用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行無轍迹）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

者之民皡皡之夏畦也。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木也。二語極為精確。朱子云。過不必為經行之地。凡風声氣習之所被。皆謂之過。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实。無不化者。殺之節。正見他皡皡處。連殺也忘。如草木遇秋而凋。不知誰之虔劉也。王者原無一毫殺心。因百姓殺運至而後起。猶不殺也。同流二字。舊作與化育同運並行。只說得過一邊。反遺神字之義。補字舊謂補天化大有補于天地。蓋補不論大小。終有湊合之迹。王者以存之神。流為過之化。則即天地化工之運。彌綸無迹矣。

心治天下惟有政教兩端。發之則為言。播之則為声。非有二也。善政善教。而仁言仁声。实事善在仁內。得民乃所以入民者耶

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也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仁声是仁入之心。自宣于口。如帝力何有
之歌是也。若称頌則非王民皞〻矣。
末節重兩得字。民畏民愛。乃得財得心之
原也。善政不可說壞。畏者。奉公守法也。愛
即是心之得。非愛外又有个得心也。心得
而樂輸其財。是兩得也。故曰善政不如。
○仁義性也。愛敬乃見于情者。所謂則可
以為善者也。今語人以仁義。輒不敢當。不
知人人有不學而能之良能。不慮而知之
良知。孩提稍長。無不然者。即此孩提稍長也
無不知之愛敬。即是驚天動地。所不敢當
之仁義也。所無他。以此。愛。敬達之。天下。即
是。合愛。合敬。愛敬未嘗減。仁義亦不增。正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是天下無一
人非仁人義士。又何疑于性善乎。達字。作
人心同然。則無不字中已具。當是充滿其

其良知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

紀量。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正此章之意。總是狀舜之心境。字面不淂過泥。要識淂舜居。深山時。而江。河。之決。者。已存決江。河時。而居深山。者。如故。聖心之妙應。由其真体之凝寂。故。借深。山。言之。與木石居者。居心與木石同也。靜忘其靜也。鹿豕與遊者。遊心與鹿豕同也。動忘其動也。動靜兩忘。此一點真心。無一毫情識思慮。此中便涵天下之善于無窮。所以一聞一見。覺宜洞中。與外物相通無隔江。河。之決。即從木。石。鹿。豕。之。心決。之耳。聖心觸之則有。寘之則無。神妙處。決深山之源。渾沌處。蓄江河之流。正是合天地川流敦化處。而一。念。靈。明。之机。人。莫能窺其際。

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爲聖賢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不爲爲欲只在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命根)恒存乎疢疾◎(生于憂患)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

故曰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其所以三字當玩自心言決非謂與野人相去不遠也決若聖心萬善皆備借外來做例引子本体容感融液而流不自知洋溢變化之妙也悟得聖心之決机乃知聞見非耳遇皆心遇也正其善與人同者也

○人之初念不當為不當欲最明白而又姑為之欲之者第二念耳若當下掃除心休潔淨光明即有克治工夫亦無處用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自信渴過故決言之為堯舜遠桀跖只在而已矣三字不必入義字

○德無慧則不知權離德便為小慧術無知則不能變離術便為私智惟灵慧出于德性智巧本于心術乃聖賢豪傑作用却是八皆有之不磨練則不出耳此正所謂生

君則為容悅者也阿狥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狥於人也有大人者畢竟當為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

于憂患也。疢疾人之小疾。常纏身不去者。孤孽不得君親似之。若不有。疢疾而常。如有疢。疢疾更為慧知之人。

○宇宙人品。約有四等。容悅乃具臣之急于得君者。但不能循大臣以道事君之度耳。安社稷為悅。是以乎立功者也。天民必時勢可做乃做。否則不能施轉移之功。玩而後二字。終是有意。程子謂伊尹終是有任的意思在是也。曰天民。則世主不得輕臣之矣。大人德乾二五利見中来。與天地合德。天不得以民畜之矣。正己物正。宇宙都担在己身上。弥綸參贊。不論窮達。如周公在上。孔子在下。能使天下萬世文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

○王天下是位。在而道。亦在。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道大行。亦君子之所樂。但

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

不在此三樂之數內耳。三樂說得極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父母俱存。則得以盡孝。兄弟無故。則得以盡弟。事親從兄之間。眞有樂則生。生則惡可已光景。故曰可樂。天下英才。是世上第一資質。吾得而教育之。不當說盡字。君子聯屬萬物為一体。方無遺歉。故以天人之理數育英才。則尽人性。即所以尽己性。覺兩間千古。皆吾自得之區。所謂朋来之樂也。非樂傳道有人。亦非襟懷共暢也。然一樂三樂。還是于父子兄弟朋友間。逞其性靈。偕二樂則于性靈中覺有一種眞趣。君子全天之所賦。存養以事天。而于天理無愧也。則我之所以為人。形非軀殼。氣非委順。天之生人如是。人之合天如是。而內背又何疚也。盡天即是尽人。不愧即是不怍。

之所樂。不存焉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進一步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孟子自說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

愧作樂之反也。不愧作卽樂也。有心喻而口不可言者。孔子時習說樂在中。顏子克己故樂不改。孟子亦能克己。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正是內重外輕。學問非藐天下而弁髦之也。末復結一句。口角間真有翱翔千仞意。

○此承上章而言。以王天下之樂。無與于性分故也。緊要在仁義禮智根于心一句。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堯舜之業也。而論之于性。則纖雲之於太虛也。微塵之于海嶽也。世人駭時雍風動之迹。而不究堯舜之心。不知性者也。性者離念者也。堯舜之業。從此念做出去。與天命之性如何轉來聯屬得。故曰所性不存焉。

所性二節。只一意。性卽分也。分卽仁義禮智也。根字。極有力。心性渾成一片。須臾不

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

雖。故曰根心。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根。便無生意。如木根在土中。方會生出枝葉。其色睟然。是從根上生發來的。睟字。喻字。着仁義礼智字上看。睟然生于面者。四德之英華也。盎然生于背者。四德之暢茂也。不言而生四体者。四德之條達也。只形容順應之妙。默而成之。動中天則。無俟安排布置耳。蓋從根生色。是灵者灵。故頑者亦灵。若今人灵者頑。則是行屍走肉矣。至于舍仁義礼智之性。而專以心為事。是無根者也。安得有灵。終帰于頑而已。

生色處。皆是根心處。自精神不容過抑言。非自形骸言也。不言而喻。即是從心不踰此等工夫。在根字上一層。此只發明所性之妙。見欲樂為外。而君子有大可欲可樂者。性分素定。不待于外。故不以彼易此也。

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此文王之政也。○五年七年為畯○考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

○此章論王道因民而易行。勉時君師文王也。五畝三段。是言養老之政。非實敘文王之政也。下承言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亦不過如此而已。所謂二字。指伯夷太公所稱來。曰教。曰導。曰使。正其善養處。今明王若皡皡氣象。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戰國之民。狙詐殘忍。不仁甚矣。世主但知歸咎于民。而不知上實有以使之。此章精神在二使字。

水火菽粟。皆天地間自然之利。使菽粟如水火。聖人還自然之利于民。是仁天下也。民閑于自然之利。即相親相睦。而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恒產。斯有恒心也。菽粟如水火。則水火不靳昏夜之求。菽粟亦不吝彼此之濟。民可使富者。信可使仁也。而治天下者。可不師聖人之所為使乎。

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引喻切實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

○此章始終形容聖道之高妙而自述其私淑之意首二句形容孔子造詣之高謂其在一國則小一國在天下則小天下也高峻如此雖以形容故觀海則難以水測之遊孔子之門者雖以言語形容之矣蓋曰孔子之高妙如此擬議且不能而學聖者安能窺其淵源之自朗徹之神哉聖道如江河行地日月中天流行不舍即水之瀾也照耀無遺即日月之明也故觀水之波瀾可識逝者之机日月煥然有明照察無隱足驗：可睹也此言聖道顯微一貫大小一致學者即文章亦可以悟性道也然在學者之見地何如耳流水必盈科而後行瀾之漸達于海則然君子欲達聖人之道舍成章又安能至也章即斐然成章下學之實境也達即上達之達下學之妙

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足爲衆之意 ○實○八字了山章旨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眼○界 渋 宝脚 根 欵

瀾水之湍息處也明者明之體光昔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達字可味孔子◎一生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只是此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欲◎人◎日日新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雞未至於聖人亦是聖 知人字之最徒也喫緊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

境也。成章以前。有許多工夫。潛養成就。大休段。大器度。心体上覺得光明大段。然後從此達到那聖人地位。無不可者。孟子。于不可測中。設爲可測者。其可見。以探其不可見。眞是示方便之門。隱然自道願學之實。非有見于集大成之所以然。不能精切如此。舊說大而有本。說水處又添一源字。說日月處又添一觀字。說成章爲文章外見。俱泥朱子訓字義處作正解。似可刊落。顏子喟然嘆章。孟子東山章。俱是。贊歎聖道之妙。而二子力量造詣。和盤托出。

○利善介于雞鳴之一念。此平旦之幾希也。雞鳴之善心。與舜相合至微。而一分則跖。是善心初萌。而利即伺于其間也。重跖之分舜邊說。方得儆惕人意。看一起字。一爲字。便說從此至旦晝。亦不

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或謂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子莫執中最鶻突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權即追猶執一也子莫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二

妨。但曰雞鳴。正人初醒眼時。善念惡念。俱
萌生于此。必就心所發端言。見獨知當自
决也。正欲人日〻新也。昨日為利。做跖之
徒。今日即可為善。做舜之徒。〻字最活
念頭初發曰幾。而發念操舍之微。所謂閒
也。莫說走錯路頭是跖。即時〻最善。念〻
在善。而一時一念稍差。便不免為跖。人禽
之分。始于雞鳴一念。可不慎哉。
○虛靈之地。不染一塵。亦不捨一法。故不
見有一法可取。亦不見有一法可捨。若有
所取。便有所捨矣。楊取為我。墨取兼愛。子
莫執中。有取則有捨。而所廢多矣。故孟子
惡其賊道。蓋謂之曰賊。所執非道。固賊道
即所執盡道。亦賊道也。司馬温公常念一
中字。復為中所繫縛。信乎執之害大也。
古之學者為己。仁者無所不愛。楊墨取聖

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

井○字壞了許○多人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

人之道而差。故為我兼愛耳。楊近于篤恭
不顧之學。必至于天下無一捐軀赴國都
故無君。墨近乎萬物一体之學。必至乎輕
許人以死而遺其親。故無父。二子皆學仁
而偏着也。併仁義而皆害。不必分屬也。子
莫學堯舜而失者也。為我兼愛之中。亦無
是處。蓋允執其中。以精一之心。寧爲化而
立極。子莫欲有所窺。而執一心宗。于精義
妙用。不得其精微。故曰無權。既不識中。而
慕時中之名。失之疏遠。必為小人之無忌
憚也。舉一廢百。是言道之皆廢。併一之紫
者而悉非也。中者隨權而用。變化不窮。故
曰百。楊墨從一邊走。而不知此中。子莫執
一中。而實不知中。故其賊道均也。
○病只在一害字。假令不害。而飢渴自飢
渴。飲食自飲食。何害之有。人能將心之害

釋而失
其正理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
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
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知己 ◎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
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
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 ○孟子曰有爲者
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爲世佳來當思
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
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
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illegible]於
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也 ○孟子

處尽情洗滌。便是境不能轉的人。豈不適人害心非止一端。不粘着飢渴說要說出个垂涎富貴的情狀。方應得井字來。不以小害大賤害貴。則養其大者為大人此心瑩然不累。一聖賢無欲之心矣。故不及人不為憂、、字當味。須自心体上說

○進不隱賢。三黜不去。皆外化而內不化。雖三公在前。而介石之操不易。極言其一段亭亭物表氣象。介在和中。所以為聖之和也。孝子一日養。不以三公易。正此話頭。

○人之有為。須有銳往志意。強壯力量。耐久精神。方是真漢子。顏子有為者亦若是。欲罷不能。便是樣子。

棄井猶云無用之井也。有為不要于成。稱未為也。不必添自棄意。

○此以誠偽立說。性之身之俱是誠。但性

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之是合下禀得。合下便將來受用。身之是
把身上來做起。總是性体完全。無所假借
于形迹者。五伯假而喪真。徒存事迹上做
身隨非僻。性体雕琢盡矣。久假不歸。無安
身立命之地。不深負自身自性乎。此所以
得罪于三王。而不容于堯舜也。惡知非有。
是提醒之詞。言其久假不歸。那知其非己
家。豈不大可哀哉。曰不歸。見其家尚在也。
家在何處。性即家也。不歸則浪死他鄉而已。
三件之字不可精作一件為妙。性則渾身。
是性。身則渾身是身。假則渾身是假。君說
定仁義上有何趣味。
○伊尹之志。只是欲堯舜其君。始而放。終
繼而放太甲。皆以為天下也。然太甲非真
放。假諒陰之禮。以啟其悔過耳。實無放之
志也。無放之志。不嫌受放之名。伊尹聖之

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志字峻潔
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
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
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
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痛快 詩魏
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王子
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墊問曰。士何事。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

任。者也。或曰殺焉。孟子則可二字。真得處。變。不得已之意。而奸雄輩。不敢以之藉口矣。而令民大悅。是尹之心。足以取信于天下。孟子論夷惠隘與不恭。而三言尹之任。獨不舉其弊。乃于此發之。無伊尹之志則篡。即任之弊也。其為天下後世慮遠矣。○素餐之論。即傳食諸侯為泰意也。故孟子表其禆世之功。其君用之。是有功于君。子弟從之。是有功于民。蓋道德無往而非用也。玩居字。便不是仕。用其言。亦是行其道。安則無危。得以享其富。尊則無上。有以益其榮。語似連說。

○此章兩事字相應。王子問士之事。孟子以志當之。仁義正士之志也。尚志正士之事也。殺無罪四句。泛說大人之事。居惡在四句。正說士尚志處。大人事備。即萬物皆

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志只是一个仁義] 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夫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夫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 何昔服力

倫之倫。裁成輔相。原無窮達之異。士今日懷抱。即今日之大人。他日經綸。即他日之大人。無加損者也。此士之有所事也。仁義之道。乃天地慈祥方正之脈。本無上真詮。而天付我為本然之心体。能不以殘刻之私。汚染之玷。壓沒心休。此之謂尚志也。志原超然而上。士惟養此超然之拔而已。即此便是育天下。正天下之規模。有窮居之大人。方有大行之大人也。何以曰殺無罪。處士橫議。率獸食人。一怒而諸侯懼。皆能殺人。孟子說居仁由義。正對此等人言。仁為安宅。義為正路。士終身居之由之。而須臾不離者。故曰志之所棲泊曰居。率循曰由。自居由之獨崇處曰尚。自尚之所有立曰在。自志之所包涵曰備。○仲子無讓國之事。以不食不居推之。而

其大者奚可哉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

知其必能為也。人雖信其為廉。而不知僅
同舍簞豆之義者。以其與人倫也。非以其
矯爲名也。若是人倫不斷。則與二以天下
讓。祿以天下弗顧何畏犬字只虐說。
○此章。論聖人。處變之心。事之有無。不必
問也。情法兩窮之地。聖賢用心。只在權其
所重。皐陶之心。惟知有法。雖執天子之父。
之所不顧。舜之心。惟知有親。雖天下之大。
之不暇計矣。
桃應之疑。只看得舜為天子太重。不知舜
視天下猶草芥。惟以親為重。而親之敢干
殺人者。以舜為天子。故恣行至此。舜而禁
皐陶。則法不行于天下。亦何貴于為天子
也。若不禁皐陶。而以為天子故。累及其親。
則又何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故不有天
下。乃所以有吾親。曲以全。親。嘿以存法。此

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蹝草屨也遵循也言
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
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
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
法而不知天子之父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
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
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
不待較計論量而天
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
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
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

非迫于不得已之計。實主于不容解之情。逃法于法所不加之地。隱然以身代放流也。勢所難處而善處之。又隱然負罪以解窮人無歸之意也。天下聞之曰。瞽瞍免罪子之力也。而孝全。天子之父犯法。非然莫免。而法全。仁之至義之盡也。

此章問答極妙。非有眞忠臣守法之見。眞孝子愛親之心者。決不能為此論得此論而後為臣為子者。俱有所持循矣。

○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處。即在衆人中精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語嘆王子。實語語嘆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

孟子曰三字。既嘆而又言也。張鄒大儒。皆倉卒看過。未識文字傳神之妙。後實入魯君一段尤奇。孟子文字。每于此處擅場。

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有力

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音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居字結

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交接也畜養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恭敬[illegible]

心体亞天地萬物。是廣居。而存此心体。是居廣居。此其得志不得志。不加不損之真。獨超而無有似之者也。若勢位之居。則侯王君公。莫不相埒。魯宋之君。齊王之子。舉相似耳。是氣休一也。果以廣居移乎。抑以勢居移乎。勢居可殊編讖。廣居自殊今古。而能居廣居者。幾何人哉。

居移氣二句。兼勢分世分。須渾說廣居不必說仁字。呼。就呼喚之声言。此非二句。非疑詞。明知非吾君。訝其何如相似耳。

○幣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是見恭敬在未將之先。幣帛不可以為恭敬。起下交虛拘意耳。若恭敬無实。便與豕交獸畜一般。君子豈以此空套子。拘留得住也。重人君不能留上。末節恭敬字。即上幣帛字。末節实字。即上恭敬字。一

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說 ○人○作○道○理○形○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眾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

○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火之在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体非性命不立。性命非形体不顯。

不曰聖人惟能踐形。而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則踐形工夫。全在聖人兩字上認來。惟完此天性于形色之內。這形纔実踐而不虛。而謂之曰聖人。論形加一色字。論性加一天字。色則落于相。天則超于神。入神出。相渾身是天。性者。聖人也。聖人非能有加也。只不虧損之而已。

踐者。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礼。四体方纔到家。若稍着迹而未能化。則耳未必盡天聰目未必盡天明。四体動容未必盡任天之便。不惟有愧于天。実有忝于人也。

踐形與尽性相通。故造化乾元之聖人。云

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敎之孝弟而已矣紾戾也敎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敎之以孝弟者如此盖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丑又不及宰予也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如曰是欲終之而不可

猶可以互用。能耳視而目聽。又能視聽不用耳目。乃是至聖踐形盡性之極致也。孔子則能之而能不為。顏孟智不及此。○古禮之廢久矣。觀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則齊宣之欲短喪亦溺于習也。毋不能以親喪自盡。天下通喪為闕示。而又與于不仁之甚。故孟子提孝弟二字以示之。孝弟孩提真心也。人少之慕也。孝思罔極。無所于解。謂莫之禁而忍言短哉。王子欲終不可得。則數月為厚。有孝弟之心也。齊王莫禁不之為。則期年為簡。無孝弟之心也。重責毋上。教孝弟亦只就教弟兄說。而短喪意當補于言外。○五段只重教人。不重人受教上。君子一身。天下萬世之責歸焉。不如是。何以能曲成不遺。私淑艾似就人說。畢竟君子教思

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不自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爲衆人分○疏○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有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

所及。若敎澤不廣。欲私淑無由矣。須玩所
以二字。見因材而篤之机權也。
時雨化。重一時字。机將動而吾迎之。不先
不後。適當其時。此其學力已到。具有妙悟。
略一點醒。便即豁然。如草木得時雨。倏然
勃然。不知所以然而然。摠受化于無迹矣。
德是天資純粹。才是天資明敏。然亦當兼
學力說。成對德。達對才。養之純。則不虧其
体矣。範之正。則不滯于用矣。
時雨成達內俱有答問。但彼為語上。如良
馬見鞭影而飛馳。此則不可語上。如駑
蹇。一策一步而已。私淑中包上四者。聞風
有觸而默化。異世之時雨也。借德範以自
程。取才情而曲暢。詠簡編而若對語。非君
子風敎之遠不及此。兼時與地言。
○高美登天之疑偏指上達。孟子言上達

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敎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敎也 聖賢施敎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敎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

不在下學之外學者須知以下學爲下學不是能者若認下學之外另有上達亦不是能者引而不發非不欲發也盖有可授者有欲授而不得者但能引之豈能發之雖不發而躍如已見前矣中道而立是躍如中見出光景猶曰宛在目前顔子見其卓立是也欲從末由正顔子之能從處若不能從則執文礼才力去求如何会得能者從之言無一人不可從也特在人能不能耳○道權繞于天子曰天下有道道純係于諸侯曰天下無道以道殉身身之用舍聽于君也以身殉道道之行藏決于身也總是道與身生死相離不得殉人則失身矣

不容[illegible]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illegible]灵○明○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此章言道有定体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字○極奇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隱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illegible]殉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

○礼主答問。不答其問。便是不加礼。
挾貴謂吾是貴的。而能忘貴下學終有此
意思在。便是挾長。是特其年之長于羣弟
子也。挾勲勞未必有功于師。凡勲業皆是
也。挾故。與師有故舊之好也。挾而問者。有
意師之教我或加人一等也。有二須渾融
讀五挾中。他犯了二件也。
○人不可以無為。尤不可喜于有為。故就
人情所必至者。舉以示戒。非過不及之說者
也。已以處事言。見誠做的。決已不得。薄以
待人言。見誠厚的。決薄不得。進以修為言。
見誠從容的。決性急不得。
進銳者。只是淫氣浮氣。決不耐久。不待其
退時。而已見其必退矣。
○天地間理一而分殊。內而親。外而民。下

禮而不答何也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
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二謂挾貴挾賢
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

而物。皆恩之所當及。以理之一也。然有親
踈輕重之等。此分之殊。故恩不得不殊也
惟君子酌之而定其等。非言其序也。
親愛總是一个仁。然親是仁之最肫切處。
愛又仁之波及處。君子親親者。兼不容觧
情不容離。所謂仁之實也。民與親隔。故推
親親之意以仁之。物與民又不同類。第天
地之大德曰生。推仁民之意以愛之足矣。
必以親親為主。方得体
○仁智之全体。固是無不知。無不愛。而所
以善用吾仁智者。則又不徧物。不徧愛。此
當務親賢之所以急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
已憂。此其急有不能一刻緩者。堯得舜則
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又舉而加之上位。舜

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然如此非其計也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

湯禹皐陶。則或任百揆。或作士師。都俞一
堂之上。何親如之。
智以知言。故知當務在親賢。仁以行言。故
急親賢爲先務。上下務字。煞相照應。只作
一事看爲是。
末是詩之興体言令之爲仁智者如此。
之謂不知智之當務。不知仁之急親賢爲
務也。末句是正意。照上二務字。作飲食大
小之務。無味。

○仁者發源是愛。自然及其所不愛。不仁
者發端是不愛。自然不暇顧其所愛。二及

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流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狭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己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字不同。仁者是推及。有推廣意。不仁者是
波及。有連累意。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体。而郝于民物為
不愛。総就一体中較量。自有差等如此。
公孫丑曰。何謂也。是丑發揮孟子之言。而
以何謂也發端，因叙梁惠王之事。而結之
曰。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所愛所不愛。直是以土地對子弟言。非是
以民之故及其子也。即說以土地及其民
又及其子亦得。
○此正見無義戰征者一句。是断案的律
才說戰便是敵國相征了。將天子放在何
處。孔子竊取。只是要發明義字。春秋自戰
于郎。至戰于艾陵。書戰凡二十有三。自鄭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
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惠王聞之當失笑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糜爛其民
使之戰鬬
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
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
以其所不愛
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
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
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

人伐衛。楚公子申伐陳。凡二百十有五。非称名則稱爵。非称爵則称及。俱有戰也。春秋安得襃之。即有假借名襃者。聖人僅善之耳。畢竟是敵國相征。不由王命。終不義其戰也。

仁者雖曰無敵。然亦無兵不血刃之理。且紂衆若林。飛廉等煽虐。安肯不戰而下。誰謂周師尽前歌後舞。如復無人哉。故武成之言。俱是實録。孟子因戰國殺机方熾。動以古人之書為左券。又慮後世不察武王弔伐之心。而殘民以逞。亦以漂杵藉口也。故曰尽信書不如無書。惜之也。亦全之也。真拔本塞源之論。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即云商人自相殺。而亦不忍言也。

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断 浒 倒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具如是眼

方是讀書。

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

○陳法起于軒轅七十二戰。〻法本于太公三畧六韜湯武行師。何嘗廢五步六步。五伐六伐。乃止齊爲之法哉。第所恃在仁。不在法耳。戰國君臣全不行仁。故孟子揭本原以矯之。若云孟子棄戰陳于不事。恐不知是之迂也。豈識時務俊傑哉。

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乃曰我善爲之。非當服上刑乎。民怨湯之不來。喜武王之來。皆明仁之無敵。而不必戰也。好仁自平時修德行仁說。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

末節非釋征字。正是決其無敵也。正已〻字。暴國之民。卽指其國。以仁易暴。便是戰陳為敵我者設也。既無敵矣。又烏用戰。

○巧不在規矩之外。而規矩非巧也。能者卽規矩是巧。不能若亦規矩而已。不能非不欲也。口不能宣者也。故必在人之自悟道有法有神。法可以言傳。神不可以口示也。仲尼致意于無言。莊周借喻于斵輪。亦欲學者自悟耳。

○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最善形容大舜心事。舜貧賤未嘗終身而心已若將終身。及其富貴。本非固有。而心則若固有之。皆安于所寓。造物同遊之意。亦是孟子口中誌舜祕不自知也。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孟子一生學力自負處。此章與禹稷顔子章。俱躍如欲出。

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任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斵輪之意蓋如此○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孟子曰吾

○人君養全心体。自不論到報後上。戰國之君糜爛其民。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而却雅與深言。故求等已以禍福之理提之。

○將以云者。原設關之意如此。即存古法者。而非古意。況变古法者乎。無限感慨。戰國爭雄。関吏借口。好究往来。以肆其虐其暴當不止征稅而已。故為厲政。若今四海一家。利不在農。而在商。不征商。何以輕農稅役。傑識時務者。毋泥于此言也

○道是天理當然。不循理而行。與使人不循理者。即妻子亦不能行。況其遠者乎。

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亦愛敬其親矣今無一事○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識察非常今之為關也不○如此將以為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務日而歐也○孟子曰

不行于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于妻子。只指使人一事言之。

○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一毫未備。不可謂之周矣。世之治乱以政言。邪正以道言。乃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也。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戰國。方是不能亂。周于德。須識到守到氣到前。或于操識不到而眩也。楊雄于莽守不到而敗也。王坦之倒執手板。氣不到而悄也。

○好名一念。上碍于天理。故在善中為惡。卜碍于人欲。故在惡中為善。乃知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亦不得已救時之論。苟非其人。人字即指好名之人言。謂苟非好名之人。使無所顧忌。雖簞豆必見色也。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可見名之一字。尚足以維係人心。三段文雖平。却以仁賢為主。信字又仁賢之主。必推心置腹情意交孚。方謂之信。仁賢。則礼義由仁賢出。政事由仁賢立矣。字虛。猶云朝廷無人也。無礼義。則綱常名分掃地盡矣。又焉能治。無政事。則九賦九式漏卮竭矣。又焉能足。總之皆空虛也。

○既不仁矣。如何可為諸侯。或曰當時諸侯皆不仁者。故緩言之。以斷其無得天下之理。右曰欲合天下。必以仁斯得耳。六國滅。秦亦亡。則不仁之得。皆以不仁失也。

○丘氏濬曰。君者神人之主。君為貴。社稷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反言之者何哉。戰國之君。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與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于社稷。敢以君之貴。慢其民乎。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初建音談 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註照得明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

三節總發民爲貴之義諸侯危社稷以不
恤其民也故天子變置其君旱乾水溢變
置社稷者謂原置壇壝非神所棲雖祭祀
不失礼而神不來享故無以爲民禦災捍
患是以改置其壇壝以栖神也非更易社
稷之神也總之皆以爲民也
今人纔得一命便視民如草芥那知祿生
殺榮辱之天子尚在民之下也豈未讀孟
子之書乎使孟子無此快論天下知何如
○夷惠一偏之聖而風之感人心如此人
心原自有夷惠也人心虛靈不着何其清
也淳厚不雕何其和也染于習而頑懦鄙
薄矣故師夷惠者心爲嚴師者也借夷惠
作引子耳苟心自汙刻即夷惠覿面能興
乎故曰个〻人心有仲尼聖之偏者猶爲
百世師况生民未有者其師萬世無疑矣

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䄍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

天下○事

復口而況於親炙之者乎。猶恨未淂與七
十子之列。從私淑于五世之內也。其旨深
矣。
四時之風。莫和于春。莫清于秋。物無有不
動者。然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亘古今在宇
宙間。渾然無迹。故不曰聞風也。
○合者。不相離也。非分而言。合而言之謂
也。仁者生生之理。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不
相離。便是合。人合之仁而形骸化。仁合之
人而天理流。可見形色即是天性。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
程子曰。合言則仁也人也之名泯。而道之
名見矣。玩一言字。只是論道當如此。体道
尚在言外。
○孔子去齊去魯。只為無上下之交。其戹
于陳蔡。豈能止而不去乎。固知必有去他

只在一奮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
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
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
好綮尾 人外無仁○道
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
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孟子曰孔子
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
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孟子曰君子
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臣皆惡無所與交

國之道。而妙于棲淅者矣。孟子為此言也。其亦在去齊梁之際乎。

○姚承菴云。有分辨曰理。好歹無分辨。妄加訾議。是謂不理于口。士憎茲多口。謂士為世所憎。茲不免多口耳。孔子之慍于羣小。文王之不殄厥慍。正見士之為世憎也。引詩重憂心悄悄。不隕厥問二語。正示以禦寒重裘。止謗自修之意。二事原非孔子文王。今以婦之孔子文王。故曰孔子也。文王也。二也字煞有神。

○昭昭者。明而又明。直是明明德于天下也。上使字。躬行以率。不使之使也。下使字。政令以強。有意于使也。

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理賴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栢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

○介然用之而成路三句。字〻有。意須說得極危慄。極痛快。方是。只說山徑。而末句一點便破。乃是題神。用之一不用。四字緊要曰徑。是路之基也。曰山。亦茅之藪也。曰蹊間。是可茅可路之介也。此最可以見人心道心危微之幾。介然謂從蹊逕之介而用之也。或之難。而塞之易。人心介乎幾希。念念拂拭。庶可通達。稍未拂拭。即是迷塗。人當力拔其茅。以闢此心之路可也。

○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度其時勢。然後可以論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〻在形器之末乎。高子至淺陋。孟子不與深言。故但即其說以解之。

遍考字書。並無以追為鐘紐者。謂禹之樂。凡推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虫蠹之形。蓋追者推也。蠡者其形似也。亦非獨指

順者寡矣○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豐氏曰追鐘紐也蠡者蠡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蠹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

鍾也。
城門之軌二句。應以追蠡句。言禹声之追
蠡非一朝之故不是用之多也。
考工記云。鍾縣謂之旋。旋虫謂之幹。豊氏
因蠡虫。遂附會以為鍾紐即周礼之旋虫。
何穿鑿之甚也。
○君子視人飢。豈恤一笑而不言。第言之
有益則善救。無益則非善息。馮婦之攘臂。
不知果能搏虎否。孟子之意如此。
齊王據其尊。肆其虐。即負嵎之虎也。在廷
之臣。不敢批逆鱗。即莫敢攖之勢也。齊之
苛政猛于虎。孟子初勸王發棠。或亦不樂
而強從。今而復之。亦無能為也。徒為馮婦
攘臂而已。衆人有或然之望。故悅。士人有
決不然之見。故笑。是笑其無濟也。非笑其
不知止也。其实搏虎之事。與勸王不同搏

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
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
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
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
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
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齊
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
可復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
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
孟子復勸王發棠而
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馮婦可笑不為改行要會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
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
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元始終不可為勸于可一而不可再也隱然見齊之不用意若用即再勸何妨

○性命即是一个而人認作両件往々其心于欲而暴棄乎理不知人之耳目口鼻皆是炅明發竅處仁義礼智即在上面非性自性命自命也世人都于耳目口鼻看得太粗遂忘却天命之精于仁義礼智看得太高不知已落在稟受之内故孟子從耳目口鼻中表出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来性仁義而不性食色也若告子以食色為性便見性不見命矣從仁義礼智上表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來命根心而不命外来也若告子以義為外便見命不見性矣二段総是發明天命之謂性一句

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悦之其為士者笑之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攖觸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

耳目等。人見以為形骸便塊然不神。故曰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脉。極其玄遠。知此則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為塊然之物矣。所以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等。人見以為於穆便杳乎莫測。故曰命也有性焉。是直指着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脉極其切近。知此則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為杳然之物矣。所以殀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可以立命。嗚呼至微矣哉。

君子知命。故諸家日與物遇。而旁根不溺乃所以盡性。君子知性。故隨君臣父子賓主身上。盡此天命的道理。乃所以致命。是即命言性。謂性中有命也。即性言命。謂命在性中也。

仁義礼智。俱是天道。屬于君臣父子賓主

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知命界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

賢聖身上則人人有此天道何以獨曰聖
人之于天道。蓋未有聖人。此道在天。既有
聖人。此天在聖。衆人或汩其天而不返。或
由其天而未盡。只說得个人道。惟聖人渾
身是道則人而天者也。此舉現成者言。故
不云天道之于聖人。
君子不謂命者。蓋以一言命。則此道屬天
而不屬人。此天在聖而不在我矣。故盡性
以致命。乃君子之于天道也。
○張子曰。可欲之善。聖人之事備焉。以此
起頭。即以此結果。即天命之性善。所謂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信者。指性之根心
而言。所謂反身而誠夲萬物皆備者也。美
者指盡性而言。所謂既飽以德。言飽乎仁
義者也。大者指性術流形言。所謂仁義禮
智根心生色者也。聖神指盡性致命言。所

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孔子亦云莫我知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

謂至聖達天德。其孰能知之者也。總是完全性善本体也。美大聖神。見善信上還有無限地步。善信非住脚處也。人心只此一點善念。而信是初下手的工夫。聖神是究竟的地步。故欲善之心。出于秉夷。雖其陷溺之久。亦必知此善爲可欲。如乍見嘑蹴是也。有非于欲之外。求備所有。即是自實其性体也。欲者己之真切。有者欲之实体。善信不得分爲二也。孟子說正子資稟是个善人。而善非虛假。故又曰信人。可欲有諸己。只平釋二字之義。非以正子爲可欲也。下文說二之中。正說他爲善人信人。緣善信分不得。故云中。見彼乃善信中人。其字甚活。非是善有餘。信不足也。若信不足。則便非信人矣。充實者。躬行实践。所有之善。無所不有而

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夢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夫 地り父○毋○之○心○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

遂完其真己之量也。善者積美之原。美者至善之純也。光輝。是充実之餘。有勃勃欲發之機。闇然日章。心体流露。如積珠玉。川媚山輝。故曰大。若積瓦礫。雖丘山亦無光耀。善者。吾心之珠玉也。化非他也。化其大之迹也。充実光輝。然無形象之可窺。化其神情。又化其体段。故曰聖。不可知者非惟人不能知。已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如夷惠諸人便可知。孔子之時。便不可知。孔子亦言旁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聖如明珠。神則如明珠之走盤也。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子。可不謂神乎。堯之蕩蕩無名曰神。堯禹負德衰之誚。亦曰神禹。若聖神非両等。孟子不言四之下矣。性原不學不慮。包涵無窮造化。隨其欲之浅深。而名其善之大小。信美大聖皆欲之

又從而招之 苙闌也招罥也罥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 無窮之瑒○○ 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 征賦之法 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惟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

而成者也神又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
妙也到底是這性善真種子生之成之別
無一理增益也到底是這可欲培之植之別
無一法助長也聖不可知與日用不知的百
姓叐㗐不知之狭提渾是一様故曰神
○吾子是知聖賢欲淂人任道之心甚亟
也彼䂓〻同流之鄉原实為吾道之竊故
痛絶之而天下能任道者多在淈跡之士
如楊墨輩人奇見奇行倘一反歸正道則
千古正脉实頼寄之故未歸而激其歸則
不淂不辨若能歸而悟其非則不可不受
而逃字正悟枧也先正謂楊氏近猾墨氏
近狂因不知裁故流為楊墨也楊墨皆求
仁者墨宗禹之胼胝以利天下非敎人不
孝而未免以天下傒其親是淂仁之用而
㐬其体者也楊宗老之無為而民自化非

王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實得其實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
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
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
○○○如何為道之大要◎思
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
軀而已矣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
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
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
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

敎人不忠。而未免以治身後其君。是浔仁之体。而遺莫用者也。故於刹天下求仁。終非洞泉時出之妙。所以發兆之帰揚。於檢一身求仁。終非克己復礼之樂。所以發兆之帰儒。々者之体用安在。曰天下萬物一体。仁者之体也。己欲立而立人。仁者之用也。宋儒因孟子無君無父之說。遂以仁義分爲之。謂其各有所偏。非精于窮理者也。

○只一緩急之間。而生。死相関。如此。是惠民不在罷征。然民不在重歛也。緩之一字。天下萬世。受無窮恩澤矣。民收者思之。

○人君之大寶曰位。土。地載位者也。人民守位者也。政事治位者也。宝珠玉者。藉冦兵齎盜粮耳。紂衣珠玉自焚。豈非殷鑒。

○無才者不敢妄作。聞道者作即爲經。抱絕世之奇才。而不聞道。但小有才。是以殺

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卽充字）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

其軀也。机械變詐。無所不爲。小人而無
忌憚。幸免于身。未有不禍及子孫者也。
才不論大小。皆不可有。如東坡亦以露才
取忌。非神宗優容。亦不免矣。郭功甫詩云。
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
○或人謂弟子来滕。固非竊屨而来。但其
閣設有竊屨之事。夫子亦不能保也。庶能
諒孟子。設科之心耳。
七篇孟子自作。或門人有中附而去。孟子
不能保者。故存此言以寓意耳。
○孟子教人尽仁義。只達不忍不爲。便說
尽了。指出害人穿窬。正示人知所達處。非
有兩意。末二節。細推充無穿窬之意。非深
一層。不忍之心。萌于觳觫。而以求大欲不
能達。不爲之心。萌于嘑蹴。而以宮室背不
能達。萌處乃天然之雨露也。不能達乃人

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

○舉世皆盜之自貴

為之牛羊也。天不欲禽獸斯人。人奈何不能承天心。而自入于禽獸。可哀也。
不忍在心。不為在事。然事本于心。充義必推極之隱微處。方能達之不為。達即衆達之達。之到盡處。是充。仁為体。義為用。必有漸達漸充之意。如無欲害人是仁。而穿踰即害人事也。既達無欲害人之心。而穿踰又忍為哉。
受尒汝。若作慚忿不肯受。則充之將與聞乎。若藏此實心于中。又是隱忍了。須知人之尒汝我者。必我有可輕之实以受之也。故我充之。無有受尒汝之实。則任人以尒汝呼我。而不害我之義矣。
論充義之盡。至于以言餂。以不言餂。則遍天下皆穿踰矣。陶石簣兢兢以去偷心為學。亦示人精義也。

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

○告子公孫龍輩則言近指不遠失之淺陋莊列輩則指遠道不存失之荒唐楊朱守約而施不博失之無用墨翟施博不能天下平失之無体皆非善言善道也故惟聖賢大學之道其旨遠其詞文其守約其施博此聖道所以異于異端。言以明道〻之約處即近而可言道之博處将遠而可指善言善道正一意而借帶為言亦謂天下平之道自此身言之已耳則非謂目前近事也修身而天下平即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也工夫只此修身所謂挙而措之天下也亦非謂天下感化也須玩一施字所求二句緊頂正意說。○首節着堯舜湯武性反之不同下二節不就四聖說乃槩挙聖人率性之事而示作聖者當用其功也然堯舜湯武之所以

任者輕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壊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

爲聖人亦不外是。者字與之字不同。之字指理。者字指人言也。謂堯舜乃性生聖人也。反之云者。謂用功以求復其性。乃身字內工夫也。通章重一性字。湯武之性。亦同堯舜。卻用頭說執競之功。方反于原性。非若堯舜順性而動動容之句。是性者事。哭死六句。是反之事。末句則君子當反身。以復性也。動容周旋中禮。非禮在而聖人中之也。聖人動處便是禮。便立天下萬世之法。即由仁義行意。所以爲盛德之至。非爲非以字面。須是性者事。然玩而字不字必字。皆是行仁義之意。湯武是行法以復性者。故君子于此若規矩準繩。一毫不放過。終身行之。而此外絕無計較。所謂順受其正。所以立命者也反之之後。亦何異于性者哉。但自明誠耳。

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

今人非畏大人。畏宮室䒭之巍〻耳。孟子
非藐大人。藐其宮室䒭之巍〻耳。
制字即行法〻字。道理當然之則。不可踰
越。所謂制也。何以云古之制。自古聖人。豈
得志弗爲哉。上念天命。下念民心。若有所
制。不敢爲可。君子豈守古之制〻乎。自心
即謂自我作古可也。
眞正英雄。皆從戰兢中來。彼遊說之徒。亦
能藐大人而逞其雄。要之爲俠氣使耳。孟
子浩氣由于素養。卒無濁之。王公失其貴。
此所以藐大人也。自是與俠氣不同
○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即有声色臭味之
欲。如何無得。只不遂于欲。損情歸性。便是
寡欲。須玩一養字。心之生机活潑。損之不
得。縱之亦不得。勿正勿忘勿助。方是養之
之法。寡法則發皆中節。而道心爲主。人心

樂飮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

每聽命爲便是本体常存矣。
周子云。寡之又寡。以至于無。何也。周子言欲。謂私欲也。孟子謂声色之欲。聖賢不能無者。故有起即覺。有覺即除。便是寡也。若私欲則人心不可有者。故必寡之又寡。以至于無也。人能寡声色之欲。道心爲主。灵明之体常存。即謂之無欲亦可也。
寡欲。如君子處世。豈能盡絶。小人。只待之不惡而嚴。小人自無處生活也。若必欲絶之。則爲害反不小矣。
○通章重不忍二字。孟子比之名姓。何也。味從口入。言從口出。皆從心而會者也。此心黙與親會。自有所不忍稱。有所不忍食也。非自制于口。乃自制于心也。
○道統之傳。止此一中。中者心也。經也。道也。德也。皆心中之絶續辨于真似。孔子思

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孟子曰孔子

人○生○之○初○尽○聖賢

狂狷。思其真也。惡鄉原。惡其似也。孟子揭出反經二字是淂中之嫡派者。人只是這點初心。乃天賦本來之質也。任質做去。便不隨世俗浮沉。便自已成个片段。故曰斐然成章。若狂而不直。則忘其初矣。行之不掩。正是狂者好處。若一有求掩之心。即是忘其初。而落鄉原媚世窠臼矣。若一忘其初。便視古人如天上人物。尚敢進而取之乎。故不忘其初。却是聖賢本來面目。

古之人古之人。正形容其嘐嘐然也。所謂前無古人也。非是欲企慕乎古人也。夷字從嘐嘐生來。據他動称古人。這等高大。而平平稽考其行。不自遮掩心緒明白坦直可見也。即是不知裁處也。

猶者不肯為非道非義。是有不為而可次

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

有為者也。又其次。指次于中行也。狂者得聖人之神。狷者得聖人之骨。鄉原襲聖人之皮。衆人以皮相。故應之聖人以律相。故以為賊。

鄉原不敢得罪于一人。如何又敢訊狂狷。盖狂狷世俗之所不滿也。鄉原亦從而不滿之。正是他媚世心腸。

踽踽即獨清獨醒意。涼涼是不諧俗。非刻薄也。訊狂狷亦未必實有是言。只推其意向如此。闇然自媚于世。正是他生斯世為斯世處善斯可謂人称其圓通也。

鄉原一生要學聖人。忠信廉潔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汙。合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于心。惟求媚世。全体精神。盡向世界上陪奉。若矯情飾僞。人面前忠信廉潔。妻子面前少有敗露。便得以非而刺矣。同流

行而不掩焉者也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原謂謹愿之人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

合汙者。世雖汙濁。亦浮慕廉潔之名。而鄉原飾為廉潔。正以欺流俗汙世之人也。故流俗汙世之人。称之曰謹厚也。聖人在世。善者好。惡者必惡。鄉原似忠信廉潔以媚君子。又以媚乎小人。比之聖人。覺局面更無滲漏也。子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闢鄉原之旨也。自以為是。乃自喜其得計耳。其閹然媚世處。亦內不勝自歉也。夫子曰。志在春秋。誅亂賊以正綱常也。然於鄉原顯誅之者何故。正以誅亂賊也。凡亂賊得行其志。不自帶鄉原之標。必有鄉原為之輔。田常非厚施得民。豈能代齊。趙魏非好賢收望。豈能分晉。故曰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焉。鄉原竊仁義之尤者也。其流不盜國不已。故誅鄉原。所以斬亂賊之根也。然春秋養成鄉原者。固以鄉舉里

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傳鄉原之神）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閉藏之意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 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

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士猶自鄉評中出。非一鄉稱愿。不足以動君相。故人蹟修鄉原之行也。人品中行為上。次狂狷。次謹厚。謹厚不傷本色者。鄉黨自好者也。若有闇然媚世之態。則鄉原矣。又有反中庸之小人。何品。曰鄉原似中行。亦似狷。而遠于狂。不似無忌憚者。小人似時中。亦似狂。而遠于狷。不似媚世者。鄉原曰賊。不獲中庸之名。小人則竊中庸之名。反之云者。謂與時中君子反也。則賊德之別名也。鄉原媚世。格局尚小。小人應世。格局更大。故為亂賊之羽翼者鄉原。而為亂賊之渠魁者小人也。

反經者。反其真忠信廉潔也。此節亦孟子自叙意也。當時異端蜂起。而匿邪以為正。其慝甚矣。故必反經以正之。如白圭欲貉

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

天下以為仁則反以堯舜之経又欲竪天下以為功則反以禹之経仲子欲蚓天下以為廉則反以君臣親戚之経儀衍欲順天下以為丈夫則反以大丈夫之経楊墨欲禽獸天下以為仁則反以孔子仁義之経子莫欲賊天下以為中則反以權之経此其反経息邪興民之功不小也乃反経獨歸于郷原者何也諸子有偽可攻其反経淺郷原飾偽難攻其反経深也孟子為人心世教慮也遠矣

○通章之字指何物即上章経也道也徳也総之中也七篇継往開来惟此心而已孟子自任見知諮然所望于聞知者実深

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郷原不狂不獧人皆曰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郷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經正如日中天開兩阿霧)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

看限定五百歲一人。堯舜禹臯等。何以湊
聚。若直待孟子見知。顏曾思諸人。雖道盤
曠須知此道在天地間。刻〻流行。百年之
百年內。時〻有人。代〻相續。直至數窮理
極。到五百歲也。須特地生出人來。斷不斷
絕。所以百有餘歲之後。不曾見知聞知。孟
子直自任一个人耳。
堯舜以一中開統。中者。衷也。謂心也。人心
具有良知。豈不假聞見相傳。特不反自心
而取聖緒耳。故稱見知聞知者。形心之良
知。遞相貫續。但遞相睹則曰見。世相後則
曰聞耳。實見聖于心。聞聖于心也。重一知
字。無其人。觀面莫解。有其人。千古猶知。故
禹臯至孔子諸人。更數千百年而知。〻堯
舜之道也。而非翅知于堯舜也。自見其心
也。知謂知在見聞。則豈耳可得聞。可得

陶則見而知之（見知只是輔佐）若湯則聞而知之（聞知則是主）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自見）而知之（自◎聞）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自○知而之）萊朱或曰郎仲虺也（見知聞知）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非有而◎様○）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子貢曰夫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

見者乎。又謂聞知必由見知。則遺經具在。何不師堯舜。而必師見知也。何爲舉諸人。不以傳諸子弟臣業。而必待五百年後之聞知哉。

孔子聞文王之道。其自言曰。文不在玆乎。是。心聞也。即心知也。而太公散宜生能爲孔子資乎。子貢論學無常師。謂師文武也。非師呂散也。則聞知不藉見知也明矣。叅二句。孟子嘆惜寄慨之詞。若云世知此近也。居知此近也。而知之者無有也。則後來之知者。盖未可必也。隱然自任。而若驚惟不自信之詞。謂道統之傳惟有見知聞知而頂入。則洙泗之傳。當必有得見知之真者。然遡觀斯世。誰是見知。雖道堯舜以来之統。至孔子遂中斬了不成。盖以予私淑諸人也。見知之人。非我其誰。而又屬望于

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魏歷羕書**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顯以○聞○知○自○任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彜不容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

後世有能知之者。堯舜孔子。至今在也。聖
賢不自認處。正其認之真也。直是以其身
擬于禹皋諸人。而推御顏曾輩。是何胸懷
是何眼界。然意任而詞讓。語意與文不存
茲乎相類。不曰在我。而曰在茲。不直曰在
茲。而不字乎字。為自擬自度之詞。孟子其
知孔子之心。自幸其近。而又寄慨于無。其
意深而情則切矣。
千古聖賢。只是此心相貫。若能于良心上
体會則吾心即堯舜湯文孔子矣。王陽明
詩云。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
又曰。如今指點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聖賢之所以見知聞知者。知此心而已矣。

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
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
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
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
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
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
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之七終